

第四十一卷

唐紀

高宗

中宗

凡三十五年
壬戌至丙申

資治通鑑綱目

香溪馬雲淇藏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一

後學 初門 汪克寬 考異

後學 上虞 徐 昭 考證

後學 望江 王幼學 集覽

後學 武進 陳濟 正誤

後學 建安 馮智舒 質實

後學 永新 劉友益 書法

後學 遂昌 尹起莘 發明

起壬戌唐高宗龍朔二年。凡三十五年。盡丙申唐中宗嗣聖十三年。

戊壬

二年春正月改百官名

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中臺侍中
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僕射為匡政左右丞為肅儀尚
書為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其餘
並以義訓更其名而職任如故

任雅相卒于軍蘇定方引軍還

雅相為將未嘗奏親戚故吏從軍皆移所司補授謂人
曰官無大小皆國家公器豈可便私由是軍中賞罰皆
平人服其公至是卒會沃沮道總管龐孝
泰敗死蘇定方圍平壤久不下引軍還
在高麗蓋馬大山之東
沃烏酷反沮千餘反
平壤城名注見隋
賈實 場帝大業八年

書法

劉方卒于師不書官賤也此其賤與雅相賢將
也去年遣征高麗書兵部尚書矣於是不書官

三月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

鐵勒九姓聞鄭仁泰至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
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

貴悉坑之度磧北擊其餘衆獲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
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思結多
濫葛等部落先保天山聞之皆降仁泰等縱兵擊之掠
其家虜相率遠遁仁泰將輕騎赴之踰大磧至仙萼河
不見虜糧盡而還值大雪士卒飢凍人自相食比入塞
餘兵總八百人司憲大夫楊德裔劾奏仁泰誅殺已降
使虜逃散不計資糧棄甲資寇詔皆釋之以契苾何力
為鐵勒道安撫使安輯餘衆何力簡精騎五百馳入九
姓中謂曰國家知汝皆脇從赦汝之罪罪在酋長得之
則已其部落大喜共執其葉護等以授何力何力斬之
九姓 **集覽** 鐵勒九姓 鐵勒即救勒注見宋文帝元嘉七
遂定 年九姓者曰藥羅葛曰胡咄葛曰屈羅勿曰
貂歌息統曰阿勿啗曰葛薩曰斛唱素曰藥 **質實** 挑戰
勿葛曰溪邪勿 **葉護** 突厥大臣官名葉音攝 **質實** 注見
漢王邦四年天山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初連又外夷
火州交河城北一名初連山唐天山縣以此為名漢關
即王門關注見漢武帝元鼎二年大磧柔然地名注見
梁武帝普通二年契苾何力 **鐵勒** 莫賀可汗之孫酋長
注見漢帝玄
更始二年

夏五月以許圜師為左相。秋七月熊津都督劉仁願等
大破百濟於熊津。

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即將劉仁願鎮守以王文度為
熊津都督撫其餘眾文度卒百濟故將福信聚眾據周
留城迎故王子豈立之引兵圍仁願時劉仁軌坐罪白
衣從軍詔以為帶方州刺史將文度之眾發新羅兵以
救仁願仁軌請唐曆及廟諱而行曰吾欲掃平東夷頌
大唐正朔於海表仁軌御軍嚴整轉鬪而前所向皆下
新羅糧盡引還福信招集徒眾其勢益張仁軌眾少與
仁願合軍休息士卒會平壤軍還救仁願等西歸仁軌
以為如此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適寇何時可滅
乃守便宜乘百濟無備帥眾破之拔其數城奏請益兵
詔發淄青萊海之兵七千人赴之福信專權與百濟王
曹浸相猜忌豐殺福信遣使詣高麗倭國乞師以拒唐
兵

集覽 倭國倭鳥禾反女王國名漢地志樂浪海中
國渡海千里復有國皆倭種唐東夷傳曰本國古倭人
也去京師萬四千里其俗男少女多小島五十餘所皆

自名 質實 百濟東夷國名注見太宗貞觀十四年熊津
年 新羅東夷國名注見上年帶方州注見晉惠帝元康元
海 四州名 淄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盤陽青注見漢桓
帝永康元年兼注見漢安帝永初二年東萊海注見晉
孝武帝太元二年臨海高麗東夷國名注見漢武帝元
封二年朝鮮倭國按一統志即古之倭奴國其地東西
南北各數千里西南至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國王以王
為姓歷世不易文武僚吏皆世官其地有五畿七道以
州統郡附庸國凡百餘自北岸去拘邪韓國七千里曰
對海國又南渡一海千餘里曰瀚海國又渡一海千餘
里曰未盧國東南陸行五百里曰尹都國又東南百餘
曰奴國又東百里曰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曰投馬
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曰邪馬一國其次曰斯馬
都國曰已百支國曰伊邪國曰郡支國曰彌奴國曰好古
國曰華奴蘇奴國曰鬼國曰為吾國曰鬼奴國曰呼邑
國曰躬臣國曰巴利國曰支惟國曰烏奴國曰邪馬
界所盡其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餘多
不過一二萬自漢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

國皆稱王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即邪摩維是已光武
中元初始來朝貢後國亂國人立其女子曰卑彌呼為
王其宗女壹與繼之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歷魏
晉宋隋皆來貢稍習夏音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
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為倭所併
故冒其號開元貞元中其使有願番中國授經肄業者
久乃請還宋雍熙後累來朝貢熙寧以後來者皆僧也
元初遣使招諭不至命范文虎等率兵十萬征之至五
龍山暴風破舟敗績終元之世使竟不至本朝初國
王良懷遣使臣僧祖朝貢其後數歲一來至今不絕自
永樂以來其國王嗣
立皆受朝廷冊封焉

八月以許敬宗同三品○冬十月以上官儀同三品質實

上官儀陝州陝縣人○許圜師免○颶海總管蘇海政矯詔殺興昔

奇汗

颶海道總管蘇海政受詔討龜茲救興昔亡繼往絕二
可汗發兵與俱繼往絕素與興昔亡有怨密請海政矯

敕收斬之其部落亡走海政追討平集覽颶海突厥中
之繼往絕尋死十姓無主附於吐蕃地名颶越筆

反興昔亡可汗名弥射質實龜茲西域國名注見漢先
繼往絕可汗名步貞武建武二十二年吐蕃西

羗種名注見太
宗貞觀八年

書法

自是卜姓皆附吐蕃而唐世
吐蕃之禍始此矣故謹志之

發明

興昔亡可汗遠在邊徼之外海政矯詔殺之特
書于冊以著其罪者聽達於上也王后蕭妃近
在宮闈之內武氏專擅殺之不書冊若無
所聞者蒙蔽之甚也比而觀之其義見矣

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死之

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將兵拒之謂其衆曰吾久當
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當以身報國遂不釋甲胄赴敵

而死胡氏曰褚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定策之功受遺
之寄曰螻蟻餘命乞陛下哀憐君子悲之而亦憐其氣

衰而志挫也來濟赴敵而死可謂善處死矣人孰不死
處之為難使無忌而知此則能庭爭武氏矣遂良而知

此則能待質實突厥北狄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庭州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愛

州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

書法 書死之何善濟也濟於同時諸大臣可謂得其死所矣

三年春正月以李義府為右相夏四月除名流雋州

義府兼知選事恃勢賣官怨讟盈路上從容戒之義府勃然變色曰誰告陛下緩步而去上不悅義府又與術

者微服出城俟望氣色或告義府陰有異圖鞫之有實詔除名流雋州朝野稱慶質實從容注見漢宣

帝地節三年雋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越雋

發明 義府弄權罔上何以不書有罪高宗崇信姦回使之怙寵至是其責亦有所分矣是以書法如

夫此

蓬萊宮成

初隋文帝遷長安城立宮於西北隅至是營蓬萊宮於其東北制度宏壯於舊門曰丹鳳殿曰含元移仗居之

命故宮曰西內新宮曰東內亦曰大明宮云

煬帝大業十三年蓬萊宮注見太宗貞觀六年慶善宮含元殿名注見憲宗元和十四年宣政

書法 蓬萊宮何大明宮也貞觀八年書營大明宮未成而上皇寢疾往年四月乃作蓬萊網目不書

作蓬萊已書其始也至是宮成制度宏壯則是宮之勞費可知矣故特書成凡宮室書成久辭也是故漢

長樂書治書成隋仁壽書作書成唐蓬萊書營書成皆久而後成也終綱目宮室書成四詳漢高帝十二

年惟晉新宮無譏焉

五月詔鄭仁泰等分屯涼鄯以備吐蕃

吐蕃吐谷渾互相攻各上表論曲直求援上不許吐蕃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曷鉢與弘化公主帥數

千帳棄國走涼州上以鄭仁泰等分屯涼鄯備吐蕃又以蘇定方節度諸軍援吐谷渾吐蕃表吐谷渾之罪且

請和詔
責讓之
質實
吐谷渾西羌種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

州名涼注見中宗景龍二年鄯
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湟中

書法
吐谷始益強也唐之
西患蘇海政為之

秋九月熊津總管孫仁師攻百濟拔之

初劉仁願劉仁軌既克真峴城詔孫仁師將兵浮海助
之軍勢大振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
曰周留城虜之巢穴若克周留諸城自下於是水陸並
進遇倭兵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百濟王豐奔高麗子忠
勝等帥眾降百濟盡平唯任存城不下百濟人黑齒常
之沙叱相如各帥眾降仁軌使各將其眾取任存城仁
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
謀敦信忠義是其感激立效之時不用疑也遂給糧仗
分兵隨之拔任存城詔留仁軌鎮百濟召仁師仁願還
仁軌瘞骸骨藉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橋道補隄塘課
耕桑賑貧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然後
脩屯田儲糗糧訓士卒以圖高麗仁願至京師上問之

子甲

麟德元年春正月以殷王旭輪為單于大都護

曰卿所奏事皆合機宜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願曰皆
仁軌所為也上悅加仁軌六階遣使勞勉之西臺侍郎
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
願秉節制而能推賢皆謂君子矣
集覽
黑齒虜複姓
吐虜複姓亦百濟人叱知
加反屯田屯守而營田
質實
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
年五

初李靖破突厥迂三百帳于雲中城阿史德氏為其長
至是部落漸衆請立可汗以統之上曰今之可汗古之
單于也故更為單于都護
質實
接一統志雲中城在大
府而使皇子殷王遙領之
此為西京其門東曰迎春南曰朝陽西曰定西北曰拱
極其宮垣占城之北唐為雲中郡殷州名注見隋恭帝
皇泰二

郇公孝協坐賊賜死

年獲加

孝協為魏州刺史坐賦賜死有司奏孝協父叔良死王
事不可絕其嗣上曰畫一之法不以親疎異制苟害百
姓雖太子亦不赦也孝協竟自盡於第胡氏曰高宗昏
儒肆恣棄太宗之法如掃塵燦凍然而於孝協之職謹
守畫一如此何哉且必以治庶人者治皇族而其言
及於太子他日東宮連見廢殺則畫一不赦之教也
覽畫一之法注見漢惠帝二年
質實年卯縣名注見漢高祖天福十二年
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秋七月詔以三年正月封禪**質實**封禪注見秦始
皇二十八年八月

以劉祥道實德玄為左右相。冬十月遣兵代戍熊津

熊津都督劉仁軌上言戍兵疲羸者多衣服貧弊唯思
西歸無心展效臣問以往時百姓應募或請自辦衣糧
何為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日官府與曩時不同曩時
設王事者敕使弔祭追贈官爵回授子弟凡度遼者皆
賜勳一轉自顯慶五年以來度海者官不記錄死者無
人誰何州縣發兵壯而富者行錢得免弱而貧者被發

即行海東苦戰之時許以勳賞及達西岸唯聞推禁奪
賜破勳州縣追呼無以自存是以被發之日已有逃亡
自殘者其有勳級亦不免挽引之勞無異白丁又初發
時惟令備一年資裝今已二年未有還期自非有所更
張厚加慰勞明賞重罰以起士心恐師衆疲勞立效無
日上深納其言遣劉仁願將兵度海以代舊鎮之兵救
仁軌俱還仁軌曰舊兵當令收獲辦具遣還軍將宜留
鎮撫未可歸也仁願曰吾前還海西大遭諛謗云吾謀
據海東幾不免禍今日惟知準敕豈敢擅有所為邪仁
軌曰苟利於國豈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自請留鎮從
之**以扶餘隆為熊津****集覽**沒王事為王事而亡沒者勳
都尉使招集其餘衆
本東夷國名因以為氏隆名也

十二月殺同三品上官儀劉祥道罷梁王忠賜死

初武后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群議而立之及得
志專作威福上動為所制不勝其忿會宦者王伏勝發
其使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為厭禱事上密召上官儀
議之儀因言后專恣請廢之上即命草詔左右奔告于

右后遽詰上自訴上羞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與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儀下獄及伏勝皆死妻子籍沒賜忠死于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朝士流貶者甚衆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

二集覽 厭禱厭益涉反鎮也 質實 梁州名注見周報主四年

書法 梁王忠廢為庶人矣書梁王何不子其廢之也賜死之例有四著所坐賜死魏周切即公孝協

太平公主王毛仲宜死者也書貶其賜死實參楊收韋保衡孟漢卿書賜其死具通玄路巖蘇檢皆可罪而未宜死者也直書並賜死梁

王忠不宜死者也無所坐者也

發明 哀哉上官儀之死也彼昏不知烏可與之有言哉京房諄諄開悟元帝言非不明聽非不諭然

姦賊未去身已不保昏懦之君大抵若此綱目書殺書爵蓋亦哀之而已夫豈樂予之哉

以樂彥璋孫處約同三品 **考異** 提要無此十字

丑乙

二年春三月以姜恪同三品 ○夏四月以陸敦信為右相

樂彥璋孫處約罷 **質實** 陸敦信 ○五月行麟德曆

李淳風以戊寅曆推必浸疎乃增 **集覽** 推步推測也步損劉焯皇極曆更撰麟德曆行之 **考也** 漢馮緄傳善推步注云謂究日月五星之度昏旦節氣

之差 **劉焯** 隋太學博士著曆書十卷焯音灼

冬十月車駕發東都十二月至泰山

皇后表稱封禪祭皇地祇太后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禮有未安請帥內外命婦奠獻詔禪社首以皇后為亞獻

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廢藁結陶匏用茵蓐壘爵文舞用功成慶善之樂武舞用神功破陳之樂上發東都華

戎衛從數百里不絕時比歲豐稔米斗至五錢麥豆不列于市上至濮陽左相竇德玄騎從上問濮陽謂之帝

立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顯頊居此故謂之帝立上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

無學德玄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幸其宅問所以能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縑帛胡氏曰新城三老啓漢高以君臣之大義壺関三老悟孝武以父子之至情胡三老猶能辯王尊被劾之非辜正朝廷刑罰之失當皆因事有補不苟然也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公藝又以忍勸之其撰茂有餘而智術短矣為公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君之久由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也如此萬一其有警焉

集覽 州內外命婦注見太宗貞觀元年社首山在兗

葉結陶匏周禮次宸筵几圖王氏神席議曰禮器莞篲之安而葉鞞之設正義謂葉鞞除穗粒取稗葉為席郊祭不用莞篲之可安而設葉鞞之麓席亦脩古也記郊特牲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莞篲之安而蒲越葉鞞皆太古之禮器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也蒲越葉鞞皆籍神席也正義謂今禮以葉鞞為祭天席蒲越為配帝席鞞與結通音夏莞音官越音活茵褥壘爵說文茵車重席也褥籍也壘龜目酒尊似壺容一斛水作雲雷象爵飲器刻為爵形受一升漆赤中畫雲氣功成

丙寅

乾封元年春正月封泰山禪社首

慶善樂注見太宗貞觀六年神功破陳樂注同上貞觀元年新成三老啓漢高以君臣之大義事見漢王劉邦和二年壺関三老悟孝武以父子之至情事見漢武帝征河平二年質寶泰山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社首壇名按一宋真宗封泰山禪社首中在嵩里祠在馬濮陽郡名注見周安王五年帝丘地名在東昌府城西南二百里按一統志古顓頊之墟曰帝丘夏為昆吾氏所居春秋衛成公遷都於此顓頊五帝之一即高陽氏也詳見通鑑前編張公藝壽張人

正月朔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明日登泰山封玉牒藏之石碣又明日降禪于社首祭皇地祇上初獻畢執事者皆趨下官者執帷皇太后升壇亞獻惟帝皆以錦繡為之赦天下改元文武官賜爵加階有差先是階無差加皆以勞考敘進至五品三品仍奏取進止

集覽 玉牒注至是始有及階此及末年服緋者滿朝矣

通鑑綱目卷四十一

唐高宗永徽元年

集覽

見漢武

帝元封元年石感音感石篋也。以方石再累，皆方五尺厚，一尺刻其中，以容玉。匱感傍施石檢十枚，以檢石感。南方北方皆三，東方西方皆二。去感隅皆一尺，感纏以金繩。五周封以石泥，或曰以水銀和金為泥而封之。
質實 皇天上帝注見隋恭帝義寧二年。皇地祇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五年。

車駕還過曲阜祠孔子

贈太師祭**質實** 曲阜縣名注見周太祖廣順二年。少牢姓名注見太宗貞觀十九年。

書法 於是孔子贈太師則曷為不書諱之也。孔子贈太師而尊老君為皇帝亦大不倫矣。諱之者譏之也。終綱目書祠孔子。

五洋漢高帝十二年。

至亳州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

至亳州謁老君廟上尊號**質實** 亳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譙邑老君廟按一統志在鳳陽府亳縣。老子所生之地後人為立廟。漢文帝嘗命邊韶為文以記之。

發明 上書過曲阜祠孔子庶足見尊師重道之意。然贈以三公之官則是臣之也。禮安在哉。况下書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其輕重不倫若此。故綱目於贈太師則削而不書。蓋為先聖諱之爾。事有若美而實不美者。此類是也。雖然吾先聖豈以是為輕重哉。

李義府卒

時大赦惟長流人不聽。還李義府憂憤發病而卒。自義府之貶朝士日憂其復入。至是衆心乃安。

書法 於是義府除名矣。不卒可也。而卒之何幸。唐人也。義府雖貶朝野憂其復入。至是衆心乃安。故

之幸

夏四月車駕還京師。陸敦信罷。五月鑄乾封泉寶錢。

錢一當十俟期。年盡廢舊錢。

六月遣金吾衛將軍龐同善將兵伐高麗。

高麗泉蓋蘇文卒長子男生代為莫離支出巡諸城使其弟男建男產留知後事或謂二弟曰男生惡二弟欲除之又有人告男生者曰二弟欲拒兄不納男生遣人偵伺二弟收掩得之乃以王命召男生男生懼不敢歸男建自為莫離支發兵討之男生走保別城使其子獻誠詣闕求救詔契苾何力龐同善將兵救之以獻誠為鄉導

質實

莫離支高麗官名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

秋七月以劉仁軌為右相

初仁軌為給事中按畢正義事李義府怨之出為青州刺史會討百濟仁軌當浮海運糧遭風失船命監察御史表異式往鞠之義府謂曰君能辦事勿憂無官異式至謂仁軌曰君宜早自為計仁軌曰仁軌當官失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遽自引決以快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上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及為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軌瀝觴告之曰仁軌若念疇昔之事有如此觴既知政事為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集覽**若念疇昔之事自誓不以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弓疇昔之夜注疇發聲也昔猶前也

質實

引决注見宋明帝恭始七年

竇德玄卒○皇后殺其從兄武惟良

初武上護娶相里氏生男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長適賀蘭越石次皇后次適郭孝慎士護卒元慶元爽及士護兄子惟良懷運皆不禮於楊氏楊氏深銜之越石早卒后既立楊氏號榮國夫人越石妻號韓國夫人惟良等皆列朝臣榮國夫人謂曰頗憶疇昔之事乎對曰惟良等幸以功臣子弟早登官籍揣分量才不求貴達豈意以皇后之故曲荷朝恩夙夜憂懼不為榮也榮國不悅皇后乃上疏請出惟良等為遠州刺史外示謙抑實惡之也元慶以夏卒元爽坐事流振州而死韓國及其女皆得幸於上其女賜號魏國夫人后惡之會惟良懷運至京師獻食密置毒醢中使魏國食之**集覽**相暴卒因歸罪於惟良懷運誅之改其姓為蝮氏

復姓咎繇之後為理氏商未理證孫仲師遭難去王姓里至晉里克見戚克妻司成氏携其少子季友逃居相

成因姓相里

質實

振州注見高祖武德五年

發明 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武氏不道勦殺其族如獵狐兔亦何有於李氏哉故特書皇后殺其從兄以惡之

九月龐同善大破高麗兵○劉祥道卒

子齊賢嗣齊賢為人方正上甚重之為晉州司馬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鷄請使齊賢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鷄者邪胡氏曰人主雖有嗜慾昏蔽其本心之明亦不可亡也特所蔽者重不能推廣其明耳高宗若以待劉齊賢之心博求賢德列之朝廷則膏肓之疾必有待劉齊賢之者然既知齊賢方正而置之州司馬雖不使捕鷄亦不能采其謀

集覽 善善不用郭公之道爾注見太宗貞觀二年

冬十二月以李勣為遼東大總管伐高麗

勣欲與其婿京兆杜懷恭偕行懷恭亡匿謂人曰公欲以我立法耳勣聞之流涕曰杜郎踈放此或有之乃止

集覽

公欲以我立法耳杜懷恭自知疎畧放達易致獲罪必被李勣見殺以立軍法也

郡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

二年春正月耕籍田考異 耕上漏 帝字

有司進耒耜加以調飾上曰耒耜農夫所執豈宜如此之麗命易之既而耕之九推乃止胡氏曰為國務農必本末備舉然後實德及百姓高宗政出房帷馴致大亂而躬籍千畝勤於九推夫豈勸農之本乎

集覽 耕籍田注見漢文帝二年九推乃止注見耕籍田

罷乾封泉寶錢

自行乾封錢穀帛踊貴商賈不行罷之

夏六月以楊弘武戴至德李安期張文瓘趙仁本並同三

品

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頻征伐四夷廐馬萬匹倉庫漸虛張文瓘諫曰隋鑿不遠願勿使百姓生怨上納其言減廐馬數千匹○上屢責侍臣不進賢李安期對曰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為諛者已指為朋黨滯淹者未獲伸而在位者先獲罪是以各務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邪上深以為然

上陽宮在河南府閿鄉縣舊湖城縣西北一里隋煬帝建張文瓘貝州武城人李安期定州安平人百藥之子

秋八月朔日食○李安期罷○九月李勣拔高麗十七城

李勣拔新城遂引兵進擊一十六城皆下之副大總管龐同善高侃尚在新城泉男建遣兵襲其營武衛將軍薛仁貴擊破之勣行軍管記元萬頃作檄高麗文曰不知守鴨綠之險男建報曰謹聞命矣即移兵據之唐兵不得度上聞之流萬頃於嶺南副大總管郝處俊在高麗城下未及成列高麗奄至軍中大駭處俊據胡牀方食乾糲潛簡精銳擊

質實郝處俊安陸人胡牀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

辰戌

總章元年夏四月彗星見于五車

集覽五車天官書五車五星在畢北五車

者五帝車舍也

質實彗星注見周顯王八年

彗星見上避正殿減膳徹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謫見於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之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許彗尋滅范氏曰高宗庸昏而猶能出人君之言其誠足以動天矣然則古者失道之君未必其身親為不善也姦佞之臣納之於惡者蓋多矣亦可以為戒哉

楊弘武卒○秋九月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

薛仁貴破高麗於金山乘勝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服侍御史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以軍事言忠對曰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也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今高藏微弱男兄弟相攻饑饉連年妖異屢降其亡可翹足待也上又問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待

軍嚴整高侃忠果有謀契必何力沉毅能斷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勣等進攻大行城拔之諸軍皆會進至鴨綠柵破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男產詣勣降男建猶閉門拒守以軍事委僧信誠信誠開門勣縱兵登城男建自質實金山注見隋恭帝皇泰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質實二年扶餘城注見隋煬帝大業八年平壤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饑饉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鴨綠柵按一統志在遼東都司城東五百六十里鴨綠江之東乃後魏所置以塞高句驪之路

冬十月以盧迦逸多為懷化大將軍

烏荼國婆羅門盧迦逸多自言能合不死藥上將餌之東臺侍郎却處俊諫曰脩短有命非藥可延貞觀之末先帝服那羅迦逸多娑婆寐樂大漸之際名醫不知所為議者將加顯戮恐取笑戎狄而止前鑒不遠願陛下深察上乃集覽烏荼西域國一曰烏伏那亦曰烏菴直在天止一加反純直加反那羅迦逸多娑婆寐方士名大漸注見隋文帝開皇十四年質實娑婆寐西域國

名注見太宗貞觀十三年

書法

前書遣天竺方士歸國矣於是又書以盧迦逸多為懷化大將軍帝固非有定見者蓋當此時年踰不惑內寵之意輕而長生之念重矣豈復記往日之言哉書識之也

十二月置安東都護府

李勣將至上命先與高藏等獻于昭陵具軍容奏凱歌入京師獻於太廟上受俘于含元殿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之擢其首帥有功者為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以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撫之上祀南郊告平高麗以李勣為亞獻時有敕征遼軍士逃亡限內不首者身斬妻子籍沒太子表曰軍士或遇疾病不及隊伍或因樵採為賊所掠或渡海漂沒或深入賊庭為所傷殺軍中不暇勘當皆以為逃若即配沒情實可哀乃詔免之質實昭陵注見太宗貞觀二十三年含元殿注見憲宗元和十四年宣政安東都護府注見秦玉政三年遼東南郊

注見漢後主
建興十五年

以姜恪閻立本為左右相

質實

閻立本京兆萬年人立德之弟。京師山

東江淮旱饑

書法

自書大稔而封禪之事起於是書京師山東江
准旱饑是年書關中旱饑咸亨元年書河南北
早儀鳳二年書關中旱蝗
永淳元年屢書不一書矣

二年春二月以李敬玄同三品

先是同三品不入
街至是始入街

質實

街釋名云官
吏階位曰街

書法

以同三品
入街始此

以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

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
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

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上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
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時渭南尉劉延祐弱冠政事

為畿縣最李勣謂曰足下春秋甫通遽
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

地也最者言課居先也記王制曰天子之縣內凡九十
三國注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詩殷頌

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周亦曰畿今
畿縣之內有善政者劉延祐為最

延祐彭城人

以郝處俊同三品。詔定明堂制度

定明堂制度其基八觚其宇上圓覆以青陽王葉其門
牆階級窻櫺楹柱柳柰栱拱皆法天地陰陽律曆之數

以衆議未決又會
集覽八觚漢郊祀志紫壇八觚宣象
饑饉竟不果立

之鳳翔上觚稜而摸金爵注觚稜闕角也班固賦設壁門
柳柰柳字刊誤當是栢字史炤釋文作柳字益訛矣案

爾雅栢柰謂梁上短柱上承屋脊者柰通作節記山節
藻栢注栢謂之節楹謂之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

陳者也機謂之質實明堂注見漢武帝建元元年

夏四月徙高麗戶於江淮山南京西諸州

高麗之民多離叛者敕徙三萬八千二百戶於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諸州空曠之地番其貧弱者使守安東

質實高麗東夷國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朝鮮

六月朔日食質實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秋八月詔幸涼州不果

行考證幸當作如

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多以為不宜遊幸上聞之詔五品已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狩故朕欲巡視遠俗若其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邪宰相以下皆不敢言詳刑大夫來公敏曰巡狩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餘寇尚多西邊兵亦未息隴右戶口彫弊鑿與所至供億百端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群臣不敢諫論耳上善其言為之罷行范氏曰高宗溺於所愛不顧禮義雖元舅顧命之臣以先帝遺言爭之確乎其

不可入也涼州之不行得非武后之意乎何其從諫之易也且不從其大而從其細雖曰能聽諫而謹於細行亦不免陷質實隴右注見秦王政三年隴西巡狩注見於大惡也隋煬帝大業六年鑿與注見德宗興元年元

書法不果行何美從諫也凡遊幸書不果皆美辭終

是年唯孫皓不至為危辭

九月大風海溢

漂六千餘家

書法終綱目書海溢六詳漢質帝本初元年帝居二馬陰盛之徵也自是無書海溢者矣

冬十一月李勣卒

上嘗謂侍臣曰朕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群臣無得而諫范氏曰甚矣李勣之

佞也。陷君於惡，又諂以悅之。其罪大矣。勳本群盜無識，可為將而不可為相。以輔少主，居伊周之地，非其任矣。○勳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此諸子，今以付汝，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皆先撻殺。然後以聞。」范氏曰：「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肖，覆宗絕祀，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勳一言喪邦，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乃以房杜為戒，可謂不能省已者矣。父子不責善，骨肉之親無絕也。而使殺之，何異於夷貊？豈所以為訓乎？○勳為將，有謀善斷，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在捷臨，事選將必嘗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勳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閨門雍睦，而嚴其姊嘗病，勳親為作粥，風回，羹其鬚髮，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勳曰：「非然也。願姊老勳亦老，雖歿久為姊煮粥，其可得乎？」常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懼。則殺之，十七八為佳賊，臨陳乃殺人，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卒謚貞武。孫敬業嗣。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吞北牖下注。

質實

伊周謂伊尹周公

集覽

得死

書法

勳功臣也。衛公鄂公皆具官，此其不書何削之也。唐祚幾絕，勳之力也。故削之。

發明

武氏之立，決於李勳之一言。遂至滅唐，社稷貽禍甚慘。綱目於廢立之際，雖已載之分注，而勳之罪竟未有以見也。故於其死，盡削其官，以罪之爾。

或曰：高宗之時，大臣書卒罕有具其官者。如竇德玄、劉祥道之類，蓋可見矣。曰：是不然。勳故前朝功臣，初非德玄、祥道之比。姑以太宗朝觀之，自貞觀四年書蔡公杜如晦卒，至廿三年書衛公李靖卒，其間書卒者凡十有四人，未有不書其爵者。又以高宗朝觀之，其書前朝舊臣之卒者，如北平公張行成、鄂公尉遲敬德、愛州刺史褚遂良，亦未有不書其官者。何獨於勳而削之哉？勳在兩朝，論其勲業，始與衛公鄂公諸人等。今綱目獨削其官，遂至與隋楊素同科。素有廢立儲君之罪，勳有廢立中間之罪，故其書法若一。是皆深貶而誅之也。不然，以勳之公勳勲績，可少訾哉。

定銓注法

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與貞降，即張仁禕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

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畧唐之選法
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
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
集衆告之然後類以為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
讀侍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
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
法以騎射及翹關負米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
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詩者得不限而授其
黥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士人補
授凡居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有劉曉者上
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
考其德行才能况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
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
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
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集覽身言書判唐制
為未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擇人之法有四
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適美
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見選萃志適
才由反捷也乃上門下是掌及進也門下謂門下省
給事中讀讀其身言書判便利也侍郎省省視也翹關

庚午

負米二者取士之科也唐選舉志詔四方德行才學之
士下至翹關拔山莫不兼取注武氏長安二年始置被
舉其制有馬捨翹關負重身材之選翹關長丈七尺人徑
一尺半凡下舉後手持關距出處無過尺負重即負
米之說如郭子儀銓注注見晉武帝太康六年黥
中負米科是也實實銓注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
四年嶺南道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二年南海閩中郡名
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文成七步魏志文帝姪弟植有
才思欲刑之令七步作詩不則行刑植應聲曰煮豆燃
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詩竟釋之
發明以言書判取人可也以身取人而求其體貌豐
人女子之張良不在所取矣烏在趙文子容貌若婦
其為良法哉書之于冊其失自見

威亨元年春正月劉仁軌致仕○三月許敬宗致仕○敕

突厥酋長子弟給事東宮

西臺舍人徐齊聃上疏曰皇太子當引文學端良之士
實左右豈可使戎狄醜類入侍軒闈又奏齊獻公即陛

下外祖雖子孫有犯豈應上延祖稱今周忠孝公廟其
倫而齊廟毀廢非所以彰孝理之風也上皆從之齊聘
充容之 **質實** 徐齊聘長城人齊獻公貞觀初追封長孫
弟也 **周忠孝公** 永徽初追封武氏獲為周忠孝公充容女官
名事物紀原云漢典有充則疑漢官也北史曰隋煬帝
參詳典故著
之於令也

書法

太子國本也太宗父子於其東宮常有不當詔
之詔綱目每謹書之詔訟不決者聽於東宮上
啓則書太宗貞觀四年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
制則書太宗貞觀十六年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
事則書太宗貞觀十七年敕突厥酋長子
弟給事東宮則書是年皆所以為世戒也

發明

太子國儲副君當以儒學端良之士與之游處
今乃以夷狄醜類居之其輕國本甚矣高宗昏
庸失德方且倚重中宮謂可付託他日至欲使之攝
政則其不顧厥子固其宜也書敕突厥酋長子弟給
事東宮繆
可知矣

夏六月朔日食。秋八月薛仁貴擊吐蕃敗績

初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與于闐襲龜茲撥換城陷之
詔罷龜茲于闐焉春踈勒四鎮以薛仁貴為大總管阿
史那道真郭待封副之討吐蕃至大非川將趣烏海
仁貴曰烏海險遠輜重自隨難以趨利宜留輜重置柵
於大非嶺上吾屬帥輕銳倍道西行掩其未備破之必
矣仁貴帥所部前行擊吐蕃於河口大破之進屯烏海
待封先與仁貴並列不肯受其節度將輜重徐進遇吐
蕃大敗棄輜重走仁貴退屯大非川吐蕃就擊之唐兵
大敗死傷畧盡與欽陵約和而還仁貴待封皆免死除
名欽陵祿東贊之子也與弟贊婆悉多于勃論皆有才
略欽陵代父秉政三弟 **集覽** 贊婆悉多于勃論皆俗
將兵居外隣國畏之 **質實** 不言姓其王族皆稱論官
族皆稱尚曰贊婆曰悉多 **質實** 西域國名注見漢哀帝
曰于勃皆欽陵弟故稱論 **質實** 元壽二年于闐按一統
志古國名居葱嶺之北二百餘里自漢至唐皆入貢中
國五代晉天福中其王李聖天自稱唐宗屬遣使來貢
冊封為大寶于闐國王宋建隆初聖天遣使來貢乾德
中又遣其子德從來貢大中祥符初其國黑韓王遣回

鶻羅思温等入貢嘉祐中遣使羅撒温獻方物請王疏乃以其國王為特進歸忠保順砮鱗黑韓王夷語謂金起烏為砮鱗黑韓蓋可汗之訛也元豐中遣部領阿辛上表稱于闐國僕儼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元祐後詔令間歲一至訖于宣和朝亨不絕本朝永樂初頭目打魯哇亦不刺金遣使滿刺哈撒木丁等貢玉璞焉耆西域國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二年疎勒西域國名注見漢武帝元鼎二年輜重注見周顯王三十七年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書法

書擊何譏也蠻夷相攻不治可也亦既表請和矣而復伐之建無名也故書擊

關中旱饑

質實

關中注見玄宗開元二十一年京兆

○六月魯國夫人楊氏

卒

后之母也救文武官及内外命婦並詣宅弔哭謚曰忠烈

書法

楊氏何武后母也后母卒未有書者此其卒之何譏也於是救文武官及内外命婦並詣弔哭

且賜謚曰忠烈故書譏之自漢安帝書太后母卒至是而書后母卒厚母黨可也妻黨甚矣終綱目書加恩外氏者三漢宣帝外祖母薄平君安帝鄧太后母新野君唐武后母楊氏

閏月皇后以早請避位不許

發明

君治陽后治陰理也天以早告此人君之事爾后何預而請避位哉且其久位中間避將何之直書于冊不惟見武氏愚弄其夫之罪亦以見昏君甘受其侮之惡

○加贈武士護為太原王夫人為妃

考異

武字當

質實

太原

郡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

書法

先是書贈官凡三矣未有書加贈者書加贈何著息私之無已也既贈司徒爵周公於是復加贈太原王私益甚矣故書加贈之終綱目書贈官十二詳晉明帝太寧三年書加者一而已

○趙仁本罷○冬十月詔官復舊

二年冬十一月朔日食

三年春二月徙吐谷渾於靈州

吐谷渾畏吐蕃徙靈州

質實

靈州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

姜恪卒○夏四月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樸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

秋八月許敬宗卒

太常博士袁思古以敬宗嘗奏流其子於嶺南又以女嫁蠻酋多納其貨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以謚之敬宗孫彥伯訟請改謚博士王福時曰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得謚為繆敬宗忠孝不逮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無負許氏矣詔五品以上更議禮部尚書楊思敬曰過而能改曰恭請謚曰恭詔從之

稽時通

集覽

男女之累累去聲玷也謂奏流其子

質實

王福時龍門人何曾既忠且孝日食萬錢何曾湯夏人好學博聞性至孝友自少至老夫婦相見如賓無聲樂嬖倖之好仕魏至鎮北將軍入晉累官太宰侍中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筋處

冬十一月朔日食○以劉仁軌同三品○以邢文偉為右

史王及善為左千牛衛將軍

太子弘罕接宮臣典膳丞邢文偉輒減所供膳上書諫太子納之上聞之曰直士也擢為右史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倒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繡百匹尋**集覽**擲倒擲掉倒仆也猶言相撲伶遷左千牛衛將軍**質實**邢文偉全椒人王及善耶倫世掌樂官而善焉故**質實**邢人千牛衛注見隋煬帝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

大業十三年

四年春三月詔劉仁軌修改國史

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故也

秋七月婺州大水質實

婺州注見晉哀帝興寧三年東陽

○冬十月閻立

本卒○十二月弓月踈勒來降質實

弓月西域國名注見永淳元年

上元元年春正月以劉仁軌為鷄林道大總管討新羅考

證討當作伐

時新羅王法敏既納高麗叛衆又據百濟故地詔削官爵立其弟仁問在京師者為王使歸國

質實新羅

東夷國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朝鮮

三月朔日食○以武承嗣為周國公考異

以當作封武字當作皇后兄子

四字按封拜例曰親戚貴重者書其屬據漢高后呂氏元年書追尊父呂公為宣王兄澤為悼武王四年書太后封女弟嬰為昭光侯皆書其屬則此當書其屬以著武氏革唐之由後凡封拜諸武皆倣此

元爽之子也

秋八月帝稱天皇后稱天后○九月追復長孫無忌官爵

以無忌曾孫翼襲爵

集覽

陪塋昭陵陪厠也昭陵太宗墓在醴泉

質實趙州

趙公聽陪塋昭陵名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

大酺

大酺上御翔鸞閣觀之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却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迤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

集覽

大酺注見玄宗開元元年又注見周赧王二十年酺五日角勝漢書角抵謂兩

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以爭勝推梨讓棗推昌迨反亦讓也棗或作栗刊誤漢孔融四歲時與諸兄食梨棗
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瞿
然曰瞿音屨驚視貌記檀弓曾子聞之瞿然曰

天后表便宜十二條詔行之

后以國家聖緒出玄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
令明經舉人策試又請自今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又
京官八品以上量加俸祿及他便宜合十二條詔書齊
美皆行之胡氏曰五服聖人所制其輕重隆殺皆有義
理豈可以私增損武氏之為此請也蓋太宗加高祖父
母諸服有以啓之也古父在為母齊衰期豈聖人固薄
於母哉天無二日士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定于
一也今躋地尊天持陰敵陽其欲陵滅夫宗獨御四海
之意豈特辱集覽而已哉不獨高宗憤然而其集覽
失至今未改也必欲得正其必以古為則乎集覽
母齊衰期禮子為母服齊衰三年父在則厭降服齊衰
期比古禮也案文公儀禮圖喪服篇父在為母傳曰何
以期也屈也至尊在質實老子注見晉成
不敢伸其私尊也質實帝成康三年

乙亥

二年春二月劉仁軌大破新羅

書法 書詔行之何病帝也於是請父在為母服三年
昭矣是故天后表便宜十二事書行之是年皇后表
請改易制度書從之中宗神龍元年皆病其上也

仁軌大破新羅之衆於七重城引兵還詔以總管李謹
行屯新羅之買肖城以經畧之新羅遣使謝罪上赦之
復法敏官爵仁問集覽法敏去年詔削官
改封臨海郡公質實臨海郡
孝武帝太元二年

三月天后祀先蠶

天后祀先蠶于却山之陽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時上
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却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內
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
以杜禍亂之萌陛下柰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
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
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

梓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執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時密令參決表奏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集覽 祀先蠶雲笈云黃帝元妃西陵氏始養蠶為絲禮記皇妃祭先蠶西陵氏也案漢儀春桑生皇后親

桑於苑中蠶室養蠶于薄以中牢羊豕祠蠶神曰苑

實 州昌樂人劉禕之晉陵人子翼之子 李義琰魏

書法 常事耳何以書於是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非常也故書

以常弘機為司農卿 **質實** 京兆萬年人

弘機嘗受詔葺苑宦者犯法弘機杖之然後奏聞上以為能賜絹數十匹曰更有犯者卿即杖之不必奏也

夏四月以趙瓌為括州刺史

左千牛衛將軍趙瓌尚高祖女常樂公主女為周王顯

之官絕朝謁 **質實** 唐初因之後改曰晉昌故址在陝西

行都司舊瓜州北括

太子弘薨謚孝敬皇帝立雍王賢為太子 **考異** 提要薨作

未踰年不成君曰薨則此 **考證** 薨當作中毒卒。謹按凡

當從提要為下漏皇字 毒崩註云如晉惠帝史言司馬越之醜而通鑑不著其語

故但如此書以傳疑今太子弘之死李泌嘗言武后欲謀

篡國醜太子弘通鑑亦云時人以為天后醜之事未顯明

故不以殺書又按綱目太子死失著例憲宗太子寧文宗

太子永皆書卒今故上取晉惠帝中毒下

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

太子奏請數忤旨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之女也幽

于掖庭年踰三十太子見之驚側奏請出降上許之天

后怒即日以公主配當上翼衛太子尋薨時人以為天

之號非也詔追謚為孝敬皇帝范氏曰皇帝者有天下

子豈禮也哉蓋武后謀篡國醜太子而加之尊名以掩

其迹李泌之言信矣胡氏曰太子弘幼有美質其過失

惟命宮臣擲倒一節而已嘗受春秋至商臣事廢書而
嘆曰經籍聖人垂訓而書此何邪郭瑜對曰春秋義存
褒貶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
亦耳不忍聞願受他經瑜請讀禮從之弘方幼學而心
志如此豈非賢乎其死也非有他過特以奏請弗旨嗚
呼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過誅死之罪弘之
謂矣太子之職問安待膳此非所預也君父儒昏母
后專忍允當遵養時晦以絕疑忌之萌而輕用其智不
自翰默此春秋所禁也使郭瑜知此教弘以為太子之
道豈至於一言違忤而見醜哉經訓不明皆腐儒暗於
大理而居人父子之間其禍如此則人
集覽 屬心猶言
君愛其子而為之擇師友者可不慎哉
燭李泌之言見肅宗至德二載李泌字長源董衝釋泌
薄必反或音兵媚反者非高臣事商臣春秋楚成王世
子也弒成王而自立事在文元年遵養時晦注見憲宗
元和十二年腐儒言其但能守陳腐之見不達時宜
質實 義陽縣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宣城縣名注同
上三年宛陵掖庭獄名注見漢武帝後元元年
書法 綱目卒太子多矣木外書薨者此獨書薨何謚
為帝也綱目自分王外書薨之例七非不成君

廢帝廢后則謚為帝為后者也不然則帝母也有大
功公主也平陽公主舍是無薨道矣唐會昌以後藩
鎮大臣有書薨者誤也然則書謚皇帝何謚也君父
在上而以皇帝號其子是二日二王矣終綱目書謚
皇帝四弘重茂憲倭於是雍王為太子不書皇缺也
綱目太子不書皇者五高宗雍王賢睿宗平王隆基
玄宗忠王興穆宗景
王湛文宗魯王永
發明 太子弘之卒人皆以為天后醜之綱目何不
皇太后醜太子弘殺之為文高宗蔽於孽后昏然
無知故綱目直書太子弘薨以著高宗愚蔽之失而
武氏醜毒之禍亦固在其中矣嗚呼莫親於父子莫
重於儲極其死且莫
能明之他何望哉噫

秋七月杞王上金澧州安置
質實 杞王上金澧州名注見
漢桓帝延熹四年雍丘

上金唐高宗子初封杞王徙封澤王澧州接一統志本秦
黔中郡地漢屬武陵郡孫吳屬天門郡晉置南平郡又析
置義陽郡南齊為天門南平義陽三郡地隋初罷郡置松
州尋改為澧州治澧陽縣大業中改為澧陽郡唐初復為

澧州屬山南道天寶初改澧陽郡乾元初復為澧州宋屬
荆湖北路元陞為澧州路本朝初改路為府尋改為州
隸兵州府

天右惡上金有司希
旨奏其罪故有是命

八月以戴至德劉仁軌為左右僕射張文瓘為侍中郝處
俊為中書令李敬玄同三品

劉仁軌戴至德更日受牒許仁軌常以美官許之至德
必據理難詰未嘗與奪實有寃結者密為奏辨由是時
舉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
安得盜取上聞之深重之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誤詣
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
僕射邪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文瓘時
兼大理卿因問改官皆慟哭文瓘性
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糾駁上甚委之
相州安陽人曾元子大理
官名注見高祖武德九年

子丙

儀鳳元年春正月以來恒薛元起同三品
薛元起蒲州人叔之

子。閏月吐蕃寇鄯州
鄯州注見漢宣帝
元康四年湟中
以高智

周同三品
高智周晉陵人
秋八月始遣使詣桂廣文黔等

府注擬考異
或請當作之

救桂廣等都督府比來注擬簡擇未精自今每四年遣
五品以上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時人謂之南選

質實
桂廣文黔四州名桂注見秦始皇三十二年桂林
廣注同上年文州唐初所置本漢交趾日南二郡

界地後廢入蘭州故址在慶遠府城西
南四百二十里黔注見高祖武德三年

九月以狄仁傑為侍御史

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栢當除名上特
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為
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
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

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
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
一栢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
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
質當使絕域崇直母老且病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僚鄭崇
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
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
與輯睦胡氏曰高宗於乃考帝範十不遵一妻父之妃
而殺顧命大臣其與陵相孰重於其重者安行而不忌
而切切於薄物細故以為孝豈不
猶盜跖以分均出後為仁義哉
年分均出後莊子胠篋篇出後義也分均仁也注盜之
為道矢石相交不顧性命出魏居後可謂有義分物均
平可謂質實武狄仁傑太原人并州注見齊明帝建
有仁質實武三年盜跖注見武宗會昌五年

冬十月拾享太廟

用太學博士史璨議禘後質實禘後三年而拾禘注見
三年而拾禘後二年而禘質實禘後主建興十五年拾

注見漢平帝
元始五年

卯王素節袁州安置

素節蕭淑妃之子也警敏好學太后惡之以為申州刺
史素節以父不待入觀著忠孝論后見之誣以賊賄降
封鄱陽王質實申州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義陽鄱陽
袁州安置質實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袁州按一統志
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屬吳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
漢為豫章郡地孫吳及晉兼屬安成郡隋於宜春縣置
袁州因袁山為名大業初改為宜春郡唐初復置袁州
屬江南道開元間屬江南西道天寶初復為宜春郡乾
元初仍為袁州宋因之元改置袁州
踏本朝改為袁州府隸江西道

以李敬玄為中書令

二年春正月耕籍田考異耕上漏○二月以高藏為朝鮮

王扶餘隆為帶方王

丁丑

以高藏為朝鮮王遣歸遼東安輯高麗餘衆高麗先在諸州者遣與俱歸扶餘隆為帶方王亦遣歸安輯百濟餘衆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藏至遼東謀叛召還徙邳州而死高麗舊城沒於新羅餘衆散入靺鞨隆亦不敢還故地質實朝鮮東夷國名注見漢武帝元高氏扶餘氏遂亡質實封二年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二年帶方州名注見晉惠帝元康元年安東都護府見秦王政三年遼東邳州注見僖宗中和二年靺鞨北狄種名注見隋文帝開皇十八年

郝處俊高智周罷○夏四月河南北旱

遣御史中丞崔謚等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謚等遂不行

張大安同三品考異張上漏○詔廢顯慶新禮

詔以顯慶新禮多不師古其五禮並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官益無憑守每大禮臨時撰定

秋八月徙周王顯為英王

更名

命劉仁軌鎮洮河軍質實洮河二州名洮注見高祖武德六年河注見晉穆帝永和元年

三年春正月百官四夷朝天于光順門

書法君在而后朝百官四夷不待貶而義見矣綱目不書天后朝百官四夷書曰百官四夷朝天于

罪諂者也○元旦百官朝后始此

發明春秋魯莊公時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書享齊侯于祝又書姜氏如齊師蓋其進之以漸所以甚其惡也綱目之於武氏既書皇后決百官奏事

又書后稱天后又書后表便宜至是又書四夷百官朝天則其愈進愈盛幾於無君者矣履霜

堅水可畏如此特書屢書誠千古之龜鑑也

○以李敬玄為洮河道大總管

寅戊

劉仁軌有奏請多為李敬玄所抑由是怨之知敬玄非
將帥才薦之使守西邊敬玄固辭上曰仁軌須朕朕亦
自往卿安得辭乃以敬玄
代仁軌大發兵討吐蕃

夏五月幸九成宮

考異

月下漏

考證

幸當

集覽

九成宮即

在鳳

質實

九成宮注見隋文帝

山中雨寒從兵有凍死者胡氏曰高宗可謂舒遲解緩
之君在咎徵宜得常煥今乃盛夏而寒此武氏好殺氣
之先至者也惟見徵者
知之而人君不悟也

秋九月還京師○詔復奏破陣樂

上初即位不忍觀破陣樂命徵之
至是大常奏久寢懼廢乃復奏之

侍中張文瓘卒

上將討新羅文瓘卧疾在家自輿入諫曰今吐蕃為寇
方發兵西討新羅未嘗犯邊若又東征臣恐公私不堪

其弊上
乃止

李敬玄與吐蕃戰敗績

李敬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之上
副總管劉審禮深入敗沒敬玄按兵不救狼狽還走虜
追擊之負外將軍黑齒常之夜帥死士襲擊虜營虜乃
遁去敬玄收餘眾還鄯州上嘉常之功擢拜左武衛
將軍敬玄之西征也監察御史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
及敗救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因命使于吐蕃吐蕃
將論贊婆迎之師德宣導上意諭以禍福贊婆甚悅為
之數年不犯邊上以吐蕃為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
親或欲嚴備侯公私富實而討之或欲更發兵擊之議
竟不決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
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
射為先而不知方畧故陸機著論辨亡無救河梁之敗
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馭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
語有之兵無強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畧為本勇
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後皆
庸人豈足當闡外之任古之名將皆出貧賤而立殊功

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近日征伐
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借勳
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自蘇定方征遼
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
等不即重誅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
要全資馬力請開蓄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
大舉增價市之則皆為官有矣上善
集覽論欽陵欽陵
其言召見令直中書省依內供奉
將論注見咸亨元年青海吐谷渾中有青海周回九百
里中有一山至冬水合遊北馬其上言得龍種嘗得波
斯草馬因生驄駒故代稱青海驄龍朔中吐蕃滅吐谷
渾而盡有其地十三州志云青海在臨羌縣西有卑禾
海謂之青海陸機著論辨亡無救河梁之敗言徒以辭
華為文也陸機本吳人深慨孫皓之亡遂著辨亡論二
篇後仕于晉成都在王頴以機為河北大都督討長沙王
弋列軍自朝歌至河橋戰於鹿苑機軍大敗養由基射
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言徒以騎射為武也左傳成十
六年晉楚遇於鄢陵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
示王曰君有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既戰楚
師敗績注躡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也王怒曰

大辱國者楚共王賤其不尚知謀也楚辭天問篇何羿
之射革而交吞揆之文公注云射革禮所謂貫革之射
左傳所謂躡甲而射之者言有力也吞滅也揆謀度也
言何羿之射藝勇力而其衆乃交進而吞謀之乎亦此
意也射與射同**質實**青海按一統志即西海在陝西行都司西
與射同**質實**寧衛城西三百餘里海方數百里有魚无
鱗背負黑點漢平帝時王莽秉政風旱禾菴海俗呼青海狼狽
地置西海郡莽敗郡廢一名卑禾菴海俗呼青海狼狽
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姜師德鄭
州原武人魏元忠宋州宋城人

來恒卒

調露元年春正月辛東都司農卿韋玄機免**考異**月下漏
帝字又

巡幸例曰郡國曰如官府第宅**考證**幸當
曰幸此書幸東都當作如東都

弘機作上陽等宮制度壯麗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弘機
導上為奢泰免其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

畏之仁傑奏其姦上特原之仁傑曰陛下何惜罪人以
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為忠貞之

卯巳

誠本立竟得罪質實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
由是朝廷肅然川上陽宮名注見乾封二年

二月吐蕃贊普死

贊普卒子器弩悉弄立年八歲上命裴行儉乘間
圖之行儉曰欽陵為政大臣輯睦未可圖也乃止

書法吐蕃書
死始此

夏四月以郝處俊為侍中。命太子賢監國

太子處事明
審時人稱之

六月遣吏部侍郎裴行儉立波斯王行儉襲執阿史那都

支以歸

初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旬與吐蕃連和
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今波
斯王卒其子質京師宜遣使送歸道過二虜以便宜取
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乃命行儉冊立波斯王行

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為副過西州揚言須稍涼西上
都支規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召四鎮酋長謂曰昔在此
州縱獵甚衆今欲尋舊賞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行
近得萬人行儉陽為畋獵校勒部伍教日逐倍道西進
去都支部落十餘里遣使問其安否召與相見都支計
無所出帥子弟迎謁遂擒之簡其精騎進掩遮旬遮旬
亦降於是囚都支遮旬以歸遣波斯王自集覽四鎮安
還其國留王方翼於安西使築碎葉城注見周顯王二
以西域四國為名曰龜茲質實安西鎮名注見永淳元
日于闐曰碎葉曰疎勒質實年京師注見周顯王一
十五年肅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酒
泉西州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

冬十月單于府突厥反遂寇定州

單于大都護府突厥阿史德溫傳奉職二部俱反立阿
史那泥孰匐為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衆數十
萬遣長史蕭嗣業等將兵討之嗣業等先戰屢捷因不
設備會大雪突厥夜襲其營嗣業狼狽技營走衆遂大
亂為虜所敗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
虜疑有伏懼而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泄上令元

辰庚

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強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上大喜自是朝廷有大事上多密敕問之遣將軍曹懷舜屯井陘崔獻也龍門以備突厥

集覽

阿史德温傳

質實

定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八年龍門縣名注見隋文帝仁壽三年

永隆元年春三月以裴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平

之考證

討當作擊

初上謂裴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右衛大將軍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三十餘萬以討突厥至是大破突厥於黑山擒奉職况熟旬為其下所殺以首來降初行儉至朔州謂其下曰撫士貴誠制敵尚詐乃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為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邀殺獲殆

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慮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不可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集覽**陌刀陌本作鉞廣韻注鉞莫白反玉篇注由知也**質實**定襄道注見晉懷帝永嘉六年黑山按一統志在大關接善用兩刃刀長丈**質實**六年黑山按一統志在大同府城西四百五十里古豐州境與雲內州夾山東西相連朔州未詳處所或謂即朔州注見漢高帝六年馬邑

夏四月裴炎崔知温王德真同二品**考異**裴上漏。秋七月吐蕃寇河源

吐蕃寇河源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常之以河源衝要欲加兵戍之而轉輸險遠乃廣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戰守有備焉先是劔南募兵於茂州築安戍城以斷吐蕃之路吐蕃攻陷

通鑑綱目卷四十一

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洱諸蠻皆降于吐蕃吐蕃之地東接涼松茂等州南隣天竺西陷龜茲疎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盛莫與為比

集覽

西洱注見隋文十七年

質實

裴炎

人崔知溫鄆陵人河源注見太宗貞觀九年

景龍二年松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

同上年元再馳騫注同上年越嵩天竺西域國名注

八月貶李敬玄為衡州刺史

質實

衡州注見宋文帝元嘉十六年衡陽

敬玄軍既敗屢稱疾請還既至無疾詣中書視事上怒貶之

廢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哲為皇太子

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為天后姊韓國夫人所生內自疑懼方士明崇儼以厭勝之術為大后所信官至正諫大夫嘗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會崇儼為人所殺天后遂疑太子所為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

狎昵天后使人告其事鞠之於馬坊得皂甲數百領以為反具上素愛太子欲宥之天后不可遂廢為庶人黨

與皆伏誅左庶子張大安坐阿附左遷餘皆釋之左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踊拜恩右庶子李義琰獨引咎涕泣

時論

質實 明崇儼洛州人厭勝注見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左遷注見漢宣帝元康二年

發明

弘賢皆武氏所出弘既醜死賢又廢黜殘忍一至於此蓋凶悍之性乃其所素有者故始焉扼

殺其女以陷王后而終焉廢殺二子以逞其欲婦人陰險可畏未有若是之甚者書廢不書罪高宗雖素

亦鍾愛欲宥之而不可則所具位焉爾可勝嘆哉

冬十一月朔日食

開耀元年春正月宴百官及命婦於麟德殿

巳辛

以立太子宴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引九部伎及散樂自宣政門入太常博士袁利貞上疏以為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請命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伎自東西門入而停散樂上乃更命置宴於麟德殿

賜利貞帛百匹利貞族孫誼為蘇州刺史自以其先宋
太尉淑以來盡忠帝室琅邪王氏雖奕世台鼎而為歷
代佐命耻與為比嘗曰所貴於名家者為其世篤忠
貞才行相繼故也彼鬻婚媾求祿利者又烏足貴乎

覽 正寢即路寢也注見漢元帝竟寧元年路門顏師古
曰路大也大寢門也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曰路門禮

天宮闈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司農云王之門有
五其外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

門奕世台鼎奕世猶言累代也三
質實 宣政殿注見憲

公上應台階鼎足承君故曰台鼎
質實 宗元和十四年

倡優 注見隋文帝開皇二十年麟德殿
注見憲宗元和

十四年宣政袁利貞陽夏人湛之族孫蘇州注見漢獻
帝建興三年宋太尉淑以來盡忠帝室謂袁淑袁粲事

在宋文宋順二帝時琅邪王氏奕世台鼎謂王導王弘
事在晉元宋武二帝時鬻婚媾

求利祿者謂宋之褚淵王儉輩
書法 唐以來書宴多矣未有及命婦者宴命婦於殿

宴一詳漢高帝五年書及
命婦者一而已矣是年

癸明 高宗柔懦不君而牽於愛慾故其所為大率皆
類婦人女子然而宴之設特為武氏而已儻
上宴百官則武氏無預必宴及命婦則武氏預
矣此固當時之意也而亦綱目書法之意也

三月郝處俊罷。以劉仁軌為太子少傅

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
緡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
糞非嘉名也乃止匪舒又為上造鏡殿上與仁軌觀之
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
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
孰甚焉上遽令別去

秋七月太平公主適薛紹

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紹兄顓以公主寵盛深憂之
以問族祖戶部郎中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國家故事
苟以恭慎行之何傷然諺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
亦不得不懼也胡氏曰士大夫有志節者多不肯連姻

成家而帝女下嫁必妙選名士若各從所欲則無可以
成婚矣然舜由匹夫為天子堦能使二女率循婦道此

則尚主之法式也然必也公主有父母師傳之訓如太
宗宣宗不驕其女而為之婚者德行乎閨門使帝女
不敢以貴富輕忽夫家交得其道其何質實城陽公主
美如之不然殆難免於薛克構之言矣質實城陽公主
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年公主初嫁杜荷坐太子承乾事
誅再適薛璿生子紹顯天家注見肅宗上元二年尚主
注見晉安帝
隆安五年

善法 公主下嫁書以此其不書何許與行不同時也
許與行不同時書其行而已故不書以者皆書
適日遠甚者兩書之代宗未繁綱目公主下嫁不書
以者五高宗太平中宗安樂玄宗未穆宣宗乃壽懿
宗同
昌

以裴炎為侍中崔知溫薛元超為中書令。徵處士田游
巖為太子洗馬

游巖隱居泰山上東封嘗幸其廬徵為洗馬無所親益
右衛副率薛儼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峻節傲唐

虞之聖主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將以輔道儲貳漸
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足下乃唯唯而
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何以塞集覽巢由注見新莽始
聖主調護之寄乎游巖不能答集覽建國三年三顧之
榮漢先主三顧諸葛亮於草廬之中質實處士注見周赧王元年田游巖
八年洗馬官名注見晉孝武帝泰始二年

裴行儉討突厥阿史那伏念降之

初裴行儉軍還突厥阿史那伏念自立為可汗與阿史
德溫傳連兵為寇詔復以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討之
副總管曹懷舜引兵至長城北橫水遇伏念伏念乘便
風擊之大敗行儉軍於代州之陘口多縱反間由是伏
念溫傳浸相猜貳伏念留妻子輜重於金牙山以輕騎
襲曹懷舜行儉遣裨將程務挺掩金牙取之伏念還失
其妻子輜重士卒多疾疫乃引兵北走行儉又使務挺
等追躡之伏念恃遠不備軍到狼狽遂執溫傳以降
行儉盡平突厥餘黨以伏念溫傳歸京師斬於都市初
行儉許伏念以不死故降裴炎疾行儉之功奏言伏念

為回紇所逼窮蹙而降工遂去之行後嗚曰淮漢

爭功古今所耻但恐殺降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

渾濬爭功晉王渾濬伐吳渾濬不進濬順流

鼓掉受吳降後渾濬奏濬失二人由是交惡

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可汗夷狄君長之號注

見漢後主景耀四年長城注見太宗貞觀十五年

注見秦王政三年馮門陘口陘山之口注見晉安帝義

熙二年多縱反間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

程務挺洛州

平恩人名

振之子

冬十月朔日食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徙故太子賢於巴州

質實

巴州注見梁武帝天監四年

永淳元年春二月立皇孫重照為皇太孫

考異

壬午

封立書其屬皆不加皇字

上欲令開府置僚屬問吏部郎中王方慶對曰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

三王不相襲禮何為不可乃奏置師

傳等官既而上疑其非法竟不補授

則有損益記樂記曰五帝殊時

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書法

書立太孫再矣晉臨淮王臧齊昭業皆太子卒

惟此為

譏辭

發明高宗制於晨牝雖愛子且不能保又何有於乃

夏四月朔日食○關中饑上幸東都考異

上幸當

仁以關中饑餓米斗三百將幸東都留太子監國使劉

憲道路多草竊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元忠閱赤縣

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眾命釋桎襲冠帶乘驛

以從與共食宿託以詰盜比

集覽

草竊書微子好草竊

竊盜也檢校謂檢校車駕前後赤縣中國名曰赤縣神州張衡靈憲曰崑崙東有南赤縣之州風雨有時寒暑有節苟非此土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陰故聖人不處焉

帝泰始元年

聞喜憲公裴行儉卒考異

按崩葬例曰秦漢以後王侯死皆曰卒賢者則注云謚曰某注

曰謚非生者之稱而通鑑以謚加於薨卒之上亦非是則此當書聞喜公裴行儉卒注云謚曰憲今考太宗賢臣如魏徵房玄齡李靖高士廉等並不書謚考證凡例曰謚非生者之稱通鑑以謚加於薨卒之上者非是今當正之故當於提要去謚號而分注於其下後皆倣此

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王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玄尤重之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邪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墮水炯終於盈川令照鄰惡疾赴水死賓王反誅行儉為將帥所引編裨如程務挺張虔勗王方翼劉敬同李

多柞黑齒常之後多為名將破阿史那都支得馬瑞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軍吏捧以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為何至於是不復有追惜之色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三千並分給親故偏裨數日

而集覽

聞喜縣名在河東今解州聞喜縣所引偏裨引薦也猶言汲引裨音皮偏裨副二之將

實

楊炯華陰人盧照鄰范陽人駱賓王義烏人盈川縣名唐析龍游縣置之尋省入西安縣故址在衢州府城南九十一里李多柞其先鞞鞞首長貞觀初入降中國

賜姓李氏

書法

卒未有書謚者此其書謚何子行儉也曷為予之行儉嘗論昭儀之立為禍始是以予之故李

勳行儉皆功臣也勳不具官而行儉書謚一予一奪其示臣子之大節嚴矣入綱目以來大臣卒謚自行儉始唐臣卒書爵謚者五行儉姚崇蘇頌李光弼韋

臯官謚者一楊綽官爵謚者五狄仁傑宋璟李晟馬

燧裴度號官爵謚者一郭子儀官爵者二李泌渾瑊具官者二崔祐甫韋處厚

安西都護王方翼破西突厥平之

阿史那車簿圍弓月安西都護王方翼引軍救之破虜
衆於伊麗水三姓咽麴與車簿合兵拒方翼方翼與戰
於熱海分遣裨將襲破之擒其酋長三百人西突厥
遂平方翼徵入議事竟以廢后近屬不得用而歸

覽安西都護杜甫詩安西都護胡青驄注云唐安西都
東接焉耆去交河七百里南鄰吐蕃西連疏勒去葱

嶺七百里北拒突厥貞觀初置安西都護府於西州顯
慶中移治龜茲城案舊史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

置西州建安西都護府撫寧西域統龜茲于闐焉耆疏
勒四國故謂之四鎮弓月西域國名也又突厥中有弓

月城熱海在西域碎 **正誤**三姓咽麴集覽無注。今按
葉國東地寒不凍 **正誤**三姓咽麴鉄勒一部為一

地傍崑海通鑑前云九姓鉄勒一部為一 **質實**熱海按
姓三姓咽麴又其小者咽音燕麴音面

在亦力把力國東周迴數百里夷呼為 **質實**一統志
亦息渴兒酋長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

以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並中書門下同承文進

止平章事

上欲用待舉等謂中書令崔知温曰待舉等資任尚淺
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以下

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為名先是玄同為吏部侍郎上
言曰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

自精矣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慎簡乃僚是使群
司各自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漢氏得人皆自

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魏晉以來始專委
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

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
力有所極照有所窮况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

乎願畧依周漢之規以 **質實**岑長倩鄧州棘陽人本
救晉魏之失疏奏不納

魏玄同定州人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慎簡乃僚
周穆王名滿昭王之子伯冏其臣也事詳周書冏命篇

發明宰相之稱至是愈益舛矣書同承受進止殆與
奔走小臣無異其何以經邦論道師長百僚乎

五月洛水溢關中旱蝗

東都霖雨洛水溢溺民居千餘家關中先水後旱蝗
繼以疾疫米斗四百兩京間死者相枕於路人相食
實洛水注見漢高后三年關中
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

秋七月作奉天宮

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山之南監察
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祥瑞與
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
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更廣營宮室勞役不
休天下莫不失望上不納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
言為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
陽上遣官者沿江徙異竹所在縱暴荊州長史蘇良嗣
囚之上疏切諫以為致遠方異物煩擾道路恐非聖人
愛人之意上手詔**集覽**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之官稱
慰諭令棄竹江中太宗朝始有此名初馬周起布
衣詔令於監察御史裏行後專以裏行名官至武后時
又置殿中裏行鳳鳴朝陽詩卷阿篇鳳凰鳴矣于彼高
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箋云鳳凰鳴于山脊之上者居
高視下觀可集也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爾雅釋

山南山東曰朝陽注云**質實**五嶽張九韶曰山之尊者
且即見日也故曰朝陽曰嶽東嶽曰泰山在濟南
府泰安州北五里南嶽曰衡山在衡州府衡山縣西三
十里西嶽曰華山在西安府華陰縣南一十里北嶽曰
恒山在真定府曲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中嶽曰嵩山
在河南府登封縣北一十里奉天宮按一統志在河南
府登封縣嵩山南嵩山注見中宗嗣聖十二年恭默思
道商書說命篇文荆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
蘇良嗣武功
人世長之子

零陵王明自殺

初曹王明以太子賢黨降封零陵王黔州安置至是都
督謝祐希天后意逼使自殺上深惜之黔州官屬皆坐
免官祐後寢於平閣夜去其首及明子俊為天后所殺
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為殮器題云謝祐乃知明子使
刺客取**質實**零陵縣名注見漢平帝元始五
年黔州注見高祖武德三年

召薛元超赴東都

薛元超

太子頗事遊畋元超上疏規諫
上聞之遣使者慰勞召赴東都

冬十月以劉景先同平章事。突厥骨篤祿寇并州薛仁

貴大破之

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
黑沙城反寇并州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
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
矣何給我也仁貴免胄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
稍稍引去仁貴
質實 并州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代州
因奮擊大破之注見秦王政三年鴈門象州注見
顯慶二年

以婁師德為河源軍經畧副使

吐蕃寇河源師德將兵擊之於白水澗八戰八捷上以
師德為比部員外郎左驍騎郎將充使曰卿有文武材
勿辭也
集覽 比部比類脂及唐舊制天下金帛皆貯左藏
也此部覆其出入掌內外諸司公解及勾覆錢

物後嘗改為司計充使充經畧副使也

弘道元年春二月突厥寇定州圍單于都護府。李義琰

致仕

義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遷舊墓上聞之怒曰義琰倚
勳陵其舅家不可復知政事義琰不自安以疾求去許
之范氏曰高宗責義琰當矣然已以諛
殺其舅何以責臣下之薄於母黨乎

書法 義琰求退以上怒也其得書致仕
何義琰正人也故綱目特予之

崔知溫卒

書法 凡卒不具官貶也唐諸臣卒不具官者四十而
高宗之世十有三詳太宗貞觀三年當時之執

政可知矣

發明 綱目於人臣之卒或爵或不爵不惟足以見才
品功業之高下亦足以見當時朝廷之盛衰始

未癸

夏四月綏州步落稽作亂討平之

以唐言之高祖朝二人杜伏威書吳王實威不書爵
太宗朝十有六人其不書爵者杜淹裴寂封倫三人
而已岑文本不書爵而書代者之爵至高宗朝亦有
十六人而書爵者五於五人之中其三則前朝舊臣
張行成尉遲敬德褚遂良是也若高宗所用之人獨
張文瓘裴行儉而已何太宗朝書爵五如是之多而
高宗朝如是之少耶夫武氏制朝大臣具位凡陳力
就列者初無功績之可紀故綱目於其卒也皆削其
官以貶之爾不然綱目何獨厚於房杜王魏諸公而
獨惡於姜恪閻立本來恒崔知温輩哉觀者試思之

安府宜君縣西北二十五里

五月突厥寇蔚州

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蔚州殺刺史李思儉豐州都
督崔智辨將兵邀之為虜所擒朝議欲廢豐州司馬唐
休璟上言豐州阻河為固居賊衝要自秦漢以來列為
郡縣土宜耕牧貞觀之末募人實之西北始安今廢之
則河濱之地復為賊有靈夏等州
實州注見漢宣帝甘露二年唐休璟始平人靈夏二州名
州注見太宗貞觀二十九年夏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
靈注見太宗貞觀二十九年夏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
朔方

秋七月詔以來年有事於嵩山冬十一月詔罷之

詔罷封嵩山上疾甚故也上若頭重不能視召侍醫秦
鳴鶴診之請刺頭出血可愈天后不欲上疾愈怒曰此
可斬也乃欲於天子頭刺血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
刺二穴上曰吾目似明矣后舉手加額曰天賜也自負

賜鳴鶴

書法

書詔罷之何譏也何譏封泰山非也封嵩山益

非也以疾甚罷之則亦不足美矣故三詔封嵩
未也特書譏之然則太宗之罷封禪書星孛于太微
此以疾甚罷則曷為不書故十一月書
罷之十二月書大喪則其故可知矣

詔太子監國以裴炎劉景先郭正一兼東宮平章事

東宮注見宋文帝

元嘉二十七年

書法

東宮有平章始見于此

○十二月帝崩太子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

考證

提要當作太子

哲即位

上疾甚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而崩遺詔太子即位軍國
大事有不決者悉取天后進止中宗即位尊天后為皇

太后政事咸取決焉

書法

賀善贊曰高宗在位三十四年綱目書漢王開
府書罪獻鷹犬皆予之也自書武氏為昭儀而

後其可予者惟幸涼州不果行一事耳若其瀆
亂人倫委政房閹幾殆宗社之禍可勝罪哉

以劉仁軌為左僕射裴炎為中書令劉景先為侍中

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及
裴炎遷中書令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

郭正一罷

中宗皇帝嗣聖元年

二月睿宗文明元年九月太后光宅元年

考異

按統系例曰篡賊謂

篡位干統而不及傳世者注云如漢之呂后王莽唐之武

后據漢呂后稱制每歲首分注高皇后呂氏某年此當分

注太后武氏光宅元年後凡

書法

於是太后以二月廢帝立睿宗改元文明九月
太后改元光宅不紀光宅黜武氏也曷為不以

申甲

文明大書不與武氏之得廢立也故從
唐鑑以嗣聖紀年而每歲書帝在某州

發明 昔范公祖禹脩通鑑分職唐史著為唐鑑一書
取法春秋黜武氏之號繫嗣聖之年而通鑑則

本之唐史列武氏于本紀即以光宅紀元自後盡用
武氏之號今綱目止以嗣聖紀年終武氏世是雖與

范氏無故廢之甚要亦求其是而已夫中宗國之正統武
氏無故廢之甚要亦求其是而已夫中宗國之正統武

猶唐之天下武氏安得而絕之綱目繫嗣聖而黜光
宅所以扶三綱立人極示天下以正大之義使後世

賊亂之徒無以自立於天下爾或曰呂后制朝何不
繫惠帝之年曰惠帝既沒固無年之可紀况呂后又

取他人子名為惠帝子而立之故綱目但以兩行分
注紀呂氏之年已足見其非正統之意固不得與中

宗尚在者為比而得
以繫嗣聖之號也

春正月立妃韋氏為皇后。以韋弘敏同三品。二月太

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曰考異按統系例注篡賊事亦
連書但每歲首及有異

事處一加其名據王莽歲首事冠其名下無異事連書者
不冠以名此當書太后武氏廢帝而其下以馮元常為驢

州刺史在温州大水葬乾陵之下改元及服色官名在括
州大水之下殺侍中裴炎在李孝逸擊李敬業之下以崔

營韋方質同平章事在李景謏罷郭待舉罷之下事各冠
以武氏而削太后二字餘無異事者並不必加武氏字後

並做此庶幾與
凡例不相戾也

中宗欲以右父韋玄貞為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
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

謀廢立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勒兵宣令廢中宗為廬
陵王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

得無罪乃出於別所立豫王旦為皇帝妃劉氏為皇后
永平王成器為太子廢太孫重照為庶人改元文明旦

居別殿不得有所豫政事皆決於太后有飛騎十餘人
飲於房曲一人言曷知別無勳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赴

告之座未散皆捕繫羽林獄言者斬餘皆絞告者除五
品官告密之端自此興矣胡氏曰世觀中宗之廢者徃

徃歸咎武氏而不知事起裴炎也炎但知玄貞與政必
與已分權不若倚后為重而不為唐室遠慮以啓革命

與已分權不若倚后為重而不為唐室遠慮以啓革命

與已分權不若倚后為重而不為唐室遠慮以啓革命

暑戮之禍罪不止

集覽

坊曲街坊巷曲也巷一曰里曲者里之一曲如幸曲社曲也東

京夢華錄東京平康巷一曰平康里

質實

盧陵縣名注見漢獻帝建

安三年豫王旦豫州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

安郡唐因之宋開寶中省入平樂縣故址在平樂府城東北成器睿宗長子

書法

不書迎旦入即位何據漢諸帝不予武氏之得廢立也故自是帝書帝旦書豫王旦是禍也裴

炎激

發明

裴炎白太后而謀廢立然綱目止歸惡太后者何也武氏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已非一日縱使裴炎不為此謀中宗亦必無久安之理故綱目深探本情直書太后而不及裴炎者亦所以原其實也

太后以劉仁軌為西京留守

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戒太后璽書慰諭之

質實

璽書注見漢光

武建武三年呂后禍敗之事詳見漢高后八年

發明

綱目凡統繫于一者直書以某人為某官是時中宗既廢雖立豫王其實國政初無所預故每事必揭太后于上明天下事制於太后也然不黜之者社稷猶繫乎唐而武氏猶為唐之太后故也至他日革命則非矣綱目亦豈輕於絕人哉

太后始御紫宸殿質實

紫宸殿注見憲宗元和十四年宣政

太后御武成殿皇帝帥王公以下上尊號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紫帳以視朝

書法

易為不書臨朝臨朝常辭也書御紫宸殿則儼然帝矣

太后以王德真為侍中劉禕之同三品○三月太后殺故

太子賢

初太后命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風使殺之至是神勣逼賢自殺太后乃歸罪神勣

賤之而追封賢為雍王尋復以神勳為金吾將軍
管實 四年巴州注見梁武帝天監
王八年 雍縣名注見周顯

夏四月太后遷帝于房州又遷于均州
管實 房州注見漢
十四年房陵均州注見

晉元帝建武元年武當 閏五月太后以武承嗣同三品

秋七月温州大水
管實 温州注見漢惠
帝三年東甌

流四千
餘家

八月葬乾陵
管實 一統志云乾陵在西安府乾州
西北五里梁山與武后合葬 太后

以馮元常為隴州刺史

初尚書左丞馮元常為高宗所委常密言中宮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宗不能用及太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陽獻瑞石元常奏言狀涉誦詐不可証罔天下太后不悅出之
管實 隴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開

馮元常安陽人嵩陽縣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

武承嗣罷 括州大水

流二千
餘家

書法 大水何陰盛之徵也太太后始為昭儀則書萬年
宮大水繼書恒州大水為皇后則書括州海溢

至是御殿則書温州大水括州大水然則武氏禍水也土之不勝有自来矣綱目屢書不一書所以示後世戒也

九月太后改元及服色官名

太后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八品服碧東都為神都尚書省為文昌臺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侍中為納言中書令為內史御史臺分為左右肅政臺其餘悉以義類改之

質實 神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太后立武氏七廟

書法

旗幟從金色耳書改服色何誅意也
金土子也其欲代唐之意昭昭矣

武承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
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
之敗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追尊
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追尊
五代祖為公妣為夫人高曾祖考為王妣皆為妃胡氏
曰哀哉裴炎之愚也人主一言之失即勸女主廢之而
戒以防微杜漸事尚
有微漸於廢君者乎

管實

七廟注見楚

書法

追贈其祖可也為之立廟亦可也而必七
馬則已帝制矣綱目別嫌明微故謹書之

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

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柳州司馬
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温
皆失職怨望乃謀起兵遂矯詔殺揚州長史開府庫赦
囚徒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復稱嗣聖元年敬業自稱

匡復上將復求得貌類濮王賢者置之軍中云賢不死
逃至此令其舉兵移檄州縣畧曰偽臨朝武氏者人非
温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
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變踐元后於
輦翟陷吾君於聚麀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
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
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
孤何在太后見之問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
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遣左玉鈐
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以討敬業追削其祖考
官爵發冢斷**集覽**太宗下陳以武后嘗充太宗才人故
棺復姓徐氏曰太宗下陳李斯傳飾後宮充下陳
索隱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子云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
陳是也楚辭班婕妤自悼賦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
於後庭穢亂春宮職林太子故事東宮謂之春宮先高
宗為太子時入侍太宗見武氏而悅之故曰穢亂春宮
管實注見陳宣帝太建八年禕翟聚麀記父
子聚麀注聚共也牝鹿曰麀不偶猶言不遇
管實按一
統志本秦桂林郡地漢屬鬱林郡三國吳復屬桂林郡
後又析置馬平郡梁大同間兼置龍州治龍江南隋開

皇中廢郡徙州治江北尋廢以馬平縣置象州大業初州廢以其地屬始安郡唐為昆州治馬平縣尋改南昆州貞觀中始改柳州屬嶺南道天寶初改龍城郡乾元初復為柳州光化後為楚馬氏所據五代時屬南漢宋仍為柳州屬廣南西路咸淳初徙治柳城縣之龍江元至元中改置柳州路本朝改為柳州府徙治馬平縣隸廣西道

書法

書起兵何惡武氏也故敬崇書爵而考逸止書擊其殺之不書誅

發明

廢君天下之大惡人神之所同憤天下有能討之者討之可也敬崇為是舉兵其名正矣然曷

不書討敬崇等本以失職怨望非真有討亂之心故書爵書起兵始即此以正武氏之罪而非以是予敬崇也使其果能以興復為心奮不顧身則必以討書之矣

太后殺侍中裴炎以騫味道為內史李景謨同平章事

武承嗣與從父弟三思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屬尊位更憂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於執政裴炎固爭及李

敬業舉兵太后問計於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為辭若太后反政則不討自平矣承嗣因使監察御史崔善言炎有異圖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騫味道鞠之鳳閣舍人李景謨證炎必反劉景先胡元範明其不反遂并下獄以騫味道檢校內史李景謨平章事斬裴炎于都亭籍沒其家無饒石之儲景先等流貶有差炎弟子太僕寺丞仙先年十七上封事求見曰陛下為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覽朝政變易嗣子疎斥李氏封崇諸武伯父忠於杜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為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居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定不可復救矣太后怒命於朝堂決而流之炎之下獄也即將姜嗣宗使至長安劉仁軌問以東都事嗣宗曰嗣宗竟裴炎有異於常久矣嗣宗還仁軌附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殺之胡氏曰能摧輕重然後可以當國家之大事韋玄貞為侍中雖曰外戚然有長孫無忌前例亦未遽至擅權而亂國也中宗雖非太后不預外事可也然炎既自黨于太后又欲挈雖非太后不預外事可也然炎既自黨于太后又欲使之歸政睿宗以**集覽**見漢孺子嬰初始元年長孫無收公議其將能乎

唐中宗紀卷之七 四十七

忌前例無忌亦外戚也高宗時許敬宗誣以謀反削爵置于黔州卒

質實

韓王元嘉韓州

德八年元嘉高祖之子魯王靈夔魯郡名注見漢獻帝

五年家無擔石杜稷注見新莽天鳳注見漢桓帝延熹

書法

裴炎何首廢君之禍者也曷為不書誅武氏固廢君者夫安得而誅之然則書官何炎始自侍

中遷中書令未幾日耳其私心固不欲玄貞之得其

政豫王以牧公議由是忤旨綱目書殺以罪太后而

炎則黜官而特書侍中為納言不書納言書侍中綱目之旨微而顯矣

發明

裴炎首發廢君之禍蓋正其誅然而書殺書爵者武氏殺之故也

李敬業取潤州李孝逸擊殺之

初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為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

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為固不如先取常潤為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

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懣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麥為糧伸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

不乘此事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躡敬業不從將兵攻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

兵勢合則疆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眾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敬業遂行取潤州聞李孝逸將至

回軍拒之屯下阿溪使敬業通淮陰韋超屯都梁山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監軍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

茲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非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元忠

請先擊敬業敬業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業不戰自擒矣若擊敬業敬業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

不然賊兵盡在下阿鳥合而來利在一決敬業不習軍事其眾單弱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我克敬業乘勝而進

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孝逸從之引兵擊敬業敬業走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元忠言於孝逸曰風順荻乾此

火攻之利敬業置陳既久士卒多疲倦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輕騎走將入海孝逸追之

其將王那相斬敬業等首來降餘黨皆捕得傳首神都
陳嶽論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
復為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
真為叛逆不敗何待胡氏曰元忠智謀誠可為世用而
不知所以自用用於女主之朝可謂不待價而沽者也
其言曰天下安危係此一牽使敬業而敗則武后愈安
何係於唐室然則將不令孝逸拒之乎曰君子見幾而
作不俟終日元忠誠有遠見宏畧者永淳弘道之間自
晦而去上也至是鋒穎已見難乎其卷而懷之矣然位
未高而寵祿淺有道以遠迹仇賢乎知進而不知退也
集覽 都梁山注見隋煬帝大業十年退撓注見漢武帝
白漢韓信秦白質實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金陵郡名
起皆良將也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金陵郡名
注同上興平二年常潤二州名常注見隋煬帝大業十
二年潤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淮水名注見漢後
主延興二年淮陰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都梁山
按一統志在鳳陽府盱眙縣東南五十里山廣袤甚遠
隋建都梁山官于此山產都梁香車故名臨淮郡名注見新莽天鳳五年

書法

書取潤州何志敬業所以敗也敬業本起揚州
奔兵度淮直指洛陽易耳乃反南圖常潤義氣

索然矣有不敗乎

發明

敬業既以興復為詞自宜直指河洛而乃妄希
王氣故綱目先書取潤州以定其罪繼書擊殺
以正其死也雖然敬業是時已追削官爵復徐氏
故唐史及通鑑皆以徐敬業稱之今綱目止書李敬
業者李勣受姓於唐武氏廢君之賊不得而易
之也綱目之立法如此孰謂其徒史而已乎

李景謀罷太后以崔管同平章事。郭待舉罷太后以韋
方質同平章事。太后殺單于道安撫大使程務挺

初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理至是或譖務挺與炎及敬
業通謀太后遣使即軍中斬之突厥宴飲相慶太后以
王方翼與務挺相善流崖州而死

二年 春正月帝在均州

酉乙

書法

每歲首必書帝所在存正統也

發明

昔季氏逐其君春秋每歲必書公所在今武氏既廢中宗然綱目猶書帝者不予武氏之廢也

每歲必書帝之所在者本春秋之法也或曰前已書太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旦矣今此所謂帝者得非豫王耶曰非也何以知之以下書歸政豫王旦知之也夫書法之嚴本諸春秋固已明白至於書帝所在或在或恐疑為豫王故不得不為之辯以告後之君子丘濬曰按唐史臣沈既濟謂魯昭公之出春秋書其君曰公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每歲之首必書中宗所居紀稱中宗而事述武后范祖禹作唐鑑非唐書列武后于本紀故繫嗣聖之年黜武后之號綱目本此二說於每歲甲子下大書嗣聖之年分註武氏年號於其下終武后世每歲書帝所在而武氏行事則以太后書之可謂萬世之高見矣說者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國不容有兩號武氏既革唐為周有周則無唐無唐則無帝矣同一疆域也同一時世也而帝與周同書豈得無窒礙乎且是時武后既廢中宗立睿宗睿宗雖擁虛器武后未嘗明廢之唐書帝在某處而不著其名則混而無辯矣况魯昭公乃列國之君是時未有年號昭公雖次于外季氏專國猶虛其位以待之不敢別有所立也中宗即位僅一月即立豫王為皇帝改元文明矣魯未幾時武氏自御正朝行人君事至于九月又改元光宅焉明年又有垂拱之紀則是中宗既廢之後別立君矣屢改元矣所謂嗣聖之號僅有再閱月之稱若仍以其年次第書之則是假辭以立義非紀實也史綱於圈中書唐字而於其下分書武氏之年以見是時天下雖專制於武氏而實唐之天下雖曰唐之天下而所以專制於武氏而實武氏也及乎每年帝在之書必著其名而使人不疑中宗於睿宗如此則義得其正事不沒其實賊后之罪既得以暴著於天下君臣之義又得以昭明於後世云

○二月太后以武承嗣裴居道韋思謙同三品質實

武人○三月太后遷帝于房州○沈君亮崔登武承嗣罷○

太后領垂拱格○太后貶蹇味道為青州刺史

韋思謙陽

朝士有左遷詣宰相自許者味道曰此太后處分禕之
曰由臣下奏請太后聞之謂侍臣曰君臣同休豈得婦
惡於君引善自質實青州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
取乎故有是命左遷注見漢宣帝元康二年

夏五月太后以裴君道為內史流王德真於象州以蘇良

嗣為納言質實象州注見高宗顯慶二年。太后制百官及百姓皆得

自舉

胡氏曰一女而自媒求貞女者賤之士而自薦求良士者
輕之武后之詔不足論矣而陸宣公通達治體者也乃
引以為美談曰當時有得人之稱累朝賴多士之用何
也此為德宗猜忌而發非古今之通誼也誠使宰相得
人內外長官皆稱其任各舉所知寧憂集覽陸宣公德
乏才何必開衙鬻之門消廉耻之道乎宗時陸贄

衙鬻廣韻注自衙鬻自媒也



書也苟欲干譽而廉之道自此盡矣

六月太后以韋待價同三品。秋七月太后以魏玄同同
三品。太后以阿史那元應為興昔亡可汗。太后以僧
懷義為白馬寺主

懷義得幸於太后太后以為白馬寺主出入乘御馬朝
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懷
義多聚無賴少年度為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御史馮
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諸塗令從者歐之幾死太后
託言懷義有巧思使人入宮營造補闕王集覽巧思機巧
永禮表請闕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智思也闕
之加以官刑質實白馬寺按一統志在河南府城東漢
令為闕官也明帝時摩騰竺法蘭始自西域以白
馬獻經來初止鴻臚寺遂取寺為名創置白馬寺即僧
寺之始也爾匍注見齊主寶卷永元元年縱橫注見周
安王十五年王

書法

寺主耳書太后以何醜之也

永禮許州人

戊丙

三年

太后垂拱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歸政于豫王旦尋

復稱制

太后詔復政事于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

書法

稱制何誅心也於是豫王知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乃復稱制不書固讓書尋復稱制綱目所以誅其書尋復稱一而已

發明

前已書立豫王旦則是豫王已為帝矣故唐史及通鑑皆以皇帝稱之然綱目止書豫王旦者不予武氏之偽立也不然每歲既書帝之所

二月朔日食。太后以李孝逸為施州刺史

質實

施州按一統志

本春秋時已國之界戰國為楚巫郡地秦屬黔中郡漢屬南郡三國吳及晉屬建平郡後周於此置亭州及清江郡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改名庸州治清江縣尋改州為清江郡義寧初改為施州唐以州隸江南道開元間改清江郡天寶初改清化郡乾元初復為施州宋屬四川夔路元以清江縣省入州屬夔州路本朝初仍置施州屬夔州府及置施州衛後省州入衛改置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屬湖廣都司

三月太后置銅匭受密奏

太后自徐敬業之友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事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給馬供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器家投匭告保家嘗為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胡人索元禮因告密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殊忍

推一人必令引數千百人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
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至御史中丞皆養無賴數百
人意所欲陷則使數處俱告之辭狀俱同既下獄則以
威刑賜之無不誣服又造告密羅織經一巷網羅無辜
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其訊囚酷法有定百脉
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實等號中外畏之甚於虎
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曰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
禍將息姦源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
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按至有姦人榮惑乘險相誣
糾告疑似冀圖爵賞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
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讎天下喁喁莫知寧
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揚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
天下之弊未至土崩煬帝不悟專行屠戮大窮黨與遂
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於是推傑
並起而隋族亡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伏惟陛下
念之太后不聽子昂又嘗上疏曰朝廷遣使巡察四方
或不擇人則黜陟不明刑罰不中徒使百姓脩飾道路
送往迎來無所益也又曰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縣令
陛下之手足未有無腹心手足而能獨理者皆不可以
不擇也又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百

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天下亂矣

集覽

魚保家風俗通云魚姓

既百官制朝堂四廳塗以方色青曰延恩在東丹曰招

諫在南白曰申寃在西黑曰通玄在北索元禮索姓也

音蘇各反喁喁魚容反漢相如傳質實

延頌牽踵喁喁然注衆口向上也質實

臣萬年人陳子昂梓州射洪人元敬之子

夏四月太后鑄太儀。六月太后以岑長倩為內史蘇良嗣

韋待價為左右相韋思謙為納言

良嗣為相過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

命左右批其頰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

出入南牙宰相**集覽**批其頰批其頰批其頰批其頰

所往來勿犯也**集覽**側擊也北門唐分官寺為此同故

秋九月太后以突厥斛瑟羅為繼往絕可汗。有山出於

新豐

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太后改新豐為慶山縣
江陵人俞文俊上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
而疾贅生地氣不和而地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
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
以為非慶也伏惟側身脩德以答天
集覽 疣贅疣與疣
譴不然禍今至矣太后怒流之嶺外
反離群而贅疣注贅疣肉外之餘肉荀子魯未如疣贅
莊子附贅縣疣
質實 雍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新豐縣注見漢
成帝鴻嘉元年山即慶山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南
高三十五里唐武后時因風雷湧出此山初高六尺餘漸
高至二百餘尺慶山縣注見漢成帝鴻嘉元年新豐江
陵縣名注見漢獻
帝建安十七年

書法

嘗書湧石矣漢後主建興十三年未有書山出
者書山出何地道及也早者高矣書山出終綱
而已

太后以狄仁傑為冬官侍郎

仁傑為寧州刺史御史中丞
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表薦之徵為冬官侍郎
質實 寧州注見肅
宗上元元年

四年 太后垂拱三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三月韋思謙致仕。夏

四月太后以蘇良嗣為西京留守

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蔬果以收其利
良嗣曰昔公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婦未聞萬乘之
主鬻蔬果
集覽 拔葵去織婦注見漢武帝
也乃止
質實 尚方監
景帝後元

太后以裴居道為納言張光輔平章事。太后殺同三品
劉禕之

丁亥

禕之竊謂鳳閣舍人賈太隱曰太后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太隱密奏之太后不悅或誣禕之受金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教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教太后怒賜死禕之初下獄辱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草謝表立成數紙胡氏曰禕之受知武后位為宰相有所見而陳之可也况返政大議乎而與人言之不知害成之戒也雖然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教此則宰相之言也

秋七月太后以魏玄同為納言。突厥寇朔州太后遣黑齒常之擊之。

突厥骨篤祿寇朔州太后遣黑齒常之李多祚擊之突厥散走磧地多祚世為靺鞨酋長以軍功得入宿衛常之每得賞賜皆分將士有善馬為軍士所損官屬請答之常之曰柰何以私馬答官兵乎卒不問
朔州注見漢高帝六年馬邑磧北柔然地名注見梁武帝普通二年靺鞨北伏國名注見隋文帝開皇十八年

晉長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

九月號州人楊初成矯制募人迎帝於房州太后殺之。實

號州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辛

書法人微者其書何予之也晉周權矯詔復立羊后復位義也書誅則何以勸義故止書殺之然則其必書矯何以為果義也雖與權可也綱目勸義之意亦深矣

冬十月太后流李孝逸於儋州。質實

儋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儋耳

發明武承嗣誣李孝逸自言當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減死除名流儋州卒
孝逸附會賊后為之鷹犬破李敬業而安武氏亦可謂孽后之忠臣唐室之姦賊也奏功不賞尋亦自及蓋天假手殛之以為後世助桀者之戒爾昔呂氏命灌嬰擊齊嬰乃與齊連和待變呂氏遂誅使

孝逸而能為此擁三十萬之衆抗表請還政天子徐
俟復辟而後罷兵則武氏豈終能禍唐哉不是之思
遂亦不免故綱目不書其官以見貶之意其竄死也宜矣

太后罷御史監軍

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軍太
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闡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
軍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
功遂罷之胡氏曰武后不置監軍可為法矣自明皇肅
代德憲皆不免此蔽賢臣勸諫終莫肯回用是見武氏
智術之高控勒四海奇才碩德皆不能出其籠絡豈偶
哉然

大饑

五年太后垂拱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立崇先廟

太后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命有司議室數博士周
宗請為七室減唐太廟為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禮

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百王不易崇先廟室應如
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太后乃止

質實 廟七

注見楚義
帝元年

二月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

質實 明堂注見漢武
帝建元元年

初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
止至是太后獨與北門李士議其制諸儒以為明堂當
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太后以為遠毀
乾元殿以其地為之以僧懷義為之使凡役數萬人
書法 書毀乾元殿誅心也武氏堅冰之坤以陰代陽
行其計毀乾元殿以其地為之網
目書曰毀乾元殿作明堂誅心也

夏四月太后殺太子舍人郝象賢

象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於處俊會奴誣告象賢
反遂族誅之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宮中隱隱自
是法官刑人先**質實** 郝象賢
以木丸塞其口安陸人

五月太后加號聖母神皇

武承嗣使人作瑞石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使人獻之曰獲之洛水太后喜命曰寶圖詔當拜洛受圖告謝于郊御明堂朝群臣命諸州都督

質實

洛水注見漢高后三年神都注

六月朔日食○河南巡撫大使狄仁傑奏焚淫祠

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質實

吳楚二國名吳注見漢獻帝建興三年楚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夏禹伯鯀之子治水有功受舜禪而有天下是為夏后氏其祠在開封府杞縣西北棋城內吳太伯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其祠在蘇州府閶門內季札注見漢成帝永始元年其祠在常州府治東南伍員注見漢高帝五年其祠在蘇州府城西四十里

秋八月琅邪王冲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遂大

殺唐宗室

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韓王元嘉霍王元軌魯王靈夔越王貞及元嘉子黃公譏元軌子江都王緒號王鳳子東莞公融靈瓊子范陽王諲貞子琅邪王冲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及太后受圖召宗室朝明堂諸王遞相驚曰神皇欲因此盡收宗室誅之譏詐為皇帝璽書分告諸王令各起兵冲募兵得五千餘人起博州先擊武水革令馬玄素閉門拒守冲因風縱火焚其南門風回軍却衆懼而散冲遂走博州為門者所殺太后遣將軍丘神勣擊之至博州冲已死官吏出迎盡殺之越王貞亦舉兵於豫州太后遣將軍麴崇裕等討之又命張光輔為諸軍節度制貞冲屬籍更姓虬氏貞發屬縣兵得五千入使汝陽丞裴守德將之拒戰而潰遂與守德皆自殺初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冲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常樂長公主謂使者曰李氏危若朝露諸王先帝之子不捨生取義欲何須邪大丈夫當為忠義鬼無為徒死也及貞敗太后欲悉誅諸王命監察御史蘇

珣按之無驗太后召詰之珣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常樂公主於東都迫使自殺親黨皆誅時狄仁傑為豫州刺史貞黨以當坐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誣誤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不言又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携哭於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張光輔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如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歸奏之左遷仁傑復州刺史霍王元軌江都王緒東莞公融濟州刺史薛顥顥弟緒弟駙馬都尉紹皆坐與二王通謀為太后所殺胡氏曰元軌賢王也然武氏方肉視諸李而元軌為青州刺史及宗室舉事又未嘗有一戈匹馬出境而西坐待瀆敗賢雖可稱而周身之智克亂之才不足云

集覽 傳州春秋齊西界聊攝地秦為東郡隋改傳矣東昌幸縣也括地志云古幸國城在汴州陳留東五里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幸昌亭本宋地幸氏邑也

更姓虺氏言其如虺之有毒也陸佃云虺似蛇而小爾雅曰虺一名蝮傳三寸首大如擘指爾雅讚曰蛇之殊狀其名為虺其尾似頭其頭類尾虎豹可踐此難忌履註誤漢景帝詔曰吳王濞為逆註誤吏民注註音故卦反亦**質實** 霍王元軌霍州名注見漢景帝四年衡山元誤也元年會稽貞太宗之子黃貞越州名注見漢和帝水萊郡魏晉宋隋俱仍舊唐宋及元屬登州本朝因之屬登州府江都縣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號王鳳號州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幸鳳太宗之子東莞縣名注見晉安帝義熙五年范陽縣名注見漢帝更始二年承郡琅邪縣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博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武水縣名本漢陽平縣地隋改為清邑縣開皇中析置此縣周廣順中河決併入聊城縣故郡陽平縣地晉屬陽平郡北齊改樂平縣後周於此置武陽郡隋初郡罷復為陽平縣尋改清邑縣又改置幸州大業初罷州改幸縣屬武陽郡因縣北古幸亭為名唐武德初復置幸州貞觀初州廢復以縣屬魏州宋金屬大名府元屬東昌本朝因之屬東昌府豫州注見

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汝陽縣名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壽州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壽陽蘇珣藍田人德政碑在慶陽府寧州城西唐垂拱中建豫州流民哭於其下即此復州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六年竟陵州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高平

書法

書法復新莽地皇三年王莽書篆惟劉續書起兵與舉兵匡復是年朱温之僭惟淮南西川書移檄興復昭宣帝天祐四年皆特筆也冲貞子也曷為先之首倡義也

發明

唐史載冲等討亂死之而通鑑止直叙其事故既予其興復又予其死節則其義昭然明白夫武氏亂唐人神共憤冲等身為宗室儻皆坐視弗恤後世必謂秦無人如其舉義不克則同死社稷豈不猶勝於坐受屠戮者乎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守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書法若此固不以成敗論人亦所以為忠臣義士之勸也

太后以騫味道王本立同平章事。太后拜洛受圖

太后拜洛受圖皇帝皇太子皆從內外百官蠻夷酋長各依方叙立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也

明堂成作天堂

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為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為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號曰萬象神宮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以懷義為威衛大將軍梁國公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青瓊臺

集覽

茅茨不剪采椽不斲李斯傳堯之有天下也堂

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徐廣曰墨子稱茅茨不剪謂以茅覆屋不取整齊索隱曰采木名即今之標木固非謂文采也言以采木為椽楠不雕刻也漢書采從木傍注作木也瓊臺瑶室注見高

祖武德九年

書法

書成何重明堂也故雖作於武氏其作其成其始作以著其狗人欲崇淫祀而巳其成不書其火不書

太后詔發兵擊生羌及吐蕃不果行

太后欲發梁鳳巴蠻自雅州開山通道擊生羌襲吐蕃陳子昂上書曰雅州邊羌未嘗為盜一旦戡之必將蜂起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攻奔亡之種為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而為賊除盜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稼穡得其財不足以富國臣恐未見羌戎已有竊盜生其中矣今山東饑饉隴弊而狗貪夫之謀動甲兵自古因亡家敗鮮不由此願陛下熟計之既而役不果興

集覽

梁鳳俱在陝西梁即漢之漢中郡晉為梁州唐以梁涼聲相近改梁曰褒德宗陞梁

元府鳳即漢之武都郡固道河池二縣地南齊置南岐州西魏改鳳州隋置河池郡唐復為鳳州巴蠻皆南夷種名也蠻音袒晏公類要曰南方有巴人馬有白虎人馬有蠻蠻人馬巴人好歌名踏帝白虎人事道蠻蠻人事鬼伐鼓以祭祀叫嘯以興哀

質實

梁鳳二州名梁注見周赧王四年漢

六年

太后永昌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大饗萬象神宮

太后服袞冕搢大珪執鎮珪為初獻皇帝為亞獻太子為終獻周國先王亦與饗焉禮畢御門太叔布政于明堂頒九條以訓百官又尊周忠孝王
珪通作圭禮典瑞曰王晉大圭執鎮圭鄭司農云晉讀為珪
圭長三尺抒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注大珪或謂之珽終葵推也為推於抒上明無所

集覽

珪搢通作晉

屈也。杼網也。相玉書曰：琀玉六寸，明自昭杼，直呂反。琀他頂反，推直追反，網色界反。殺字之異者，圭璋圖曰：大圭，王所搢，琀也。形方正，琀然無所屈。齊人謂推為終，蔡圭首六寸為推，以下殺之。鎮圭飾四鎮，山象其高，王執之以朝，日使推。質實。衣冕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周忠者執以徵守。質實。孝王武氏尊父士護為周忠。孝王。

夏四月，太后以武承嗣為納言，張光輔為內史。考異。一本

守提。太后殺汝南王煒、鄱陽公譔等十二人及天官侍

郎鄭玄挺

譔謀逆，中宗於房陵以問玄挺。煇又嘗謂玄挺曰：「欲為急計，何如？」玄挺皆不應，坐知反不告同誅。質實。

汝南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鄱陽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房陵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

秋七月，太后徙紀王慎于巴州道卒。

諸王之起兵也。紀王慎獨不預謀，亦坐繫獄。徙巴州行及蒲州而卒。八男相繼被誅。女東光縣主楚媛適司馬。

郎裴仲將相敬如賓。姑有疾，親嘗藥膳，接遇娣姒皆得歡心。時宗女皆以嬌奢相尚，誚之曰：「所貴於富貴者，得適志也。今獨守勤苦，將何求？」楚媛曰：「幼而好禮，今而行之，非適志歟？」富貴儻來之物，何足驕人？衆皆慚服。及聞慎薨，號慟嘔血不絕。

慎膏沐垂二十年。集覽。楚媛，東光縣主之名也。娣姒，孔也。爾雅：長婦謂稱婦為娣，婦稱婦謂長婦為娣。郭璞注云：相呼先後也。杜預曰：娣，娣相呼曰娣。姒，謂娣年之長幼不隨夫年之大小。富貴儻來者，物之暫寄也。顏師古曰：儻者，意外忽來者耳。不御膏沐，御用也。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者。詩：伯兮，豈無膏沐，誰適為容？所以不為者，無質實。紀王慎，紀本春秋時國名，城內所主而為之故也。質實。有臺俗呼為紀臺。隋置縣於此。

唐因之，後廢。故城在青州府壽光縣西南三十里。慎太宗之子。蒲州注見周報王十二年。蒲坂，東光縣。漢初所置，屬渤海郡。後徙渤海郡治此。隋初郡廢，置觀州。大業初，州罷屬平原郡。以安陵縣省入唐屬滄州。貞元初，改為觀州。治元屬景州。本朝因之，改屬河間府。

屬景州。五代周以弓高縣省入宋，為永靜軍。治金

為觀州。治元屬景州。本朝因之，改屬河間府。

屬景州。五代周以弓高縣省入宋，為永靜軍。治金

為觀州。治元屬景州。本朝因之，改屬河間府。

屬景州。五代周以弓高縣省入宋，為永靜軍。治金

為觀州。治元屬景州。本朝因之，改屬河間府。

通鑑綱目卷四十一 唐紀六十六

書法 徙死書死恒也據淮南王長等此其書卒何無罪也綱目徙書卒一而已

太后遣韋待價擊吐蕃大敗除名流繡州

初太后命左相韋待價擊吐蕃至寅識迦河與吐蕃戰大敗會大雪糧運不繼待價狼狽引軍還太后大怒除名流繡州斬其副閻温古安西副都護唐休璟

實實 州

八月太后殺內史張光輔

徐敬崇之敗也弟敬真流繡州將奔突厥為吏所獲多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詎內史張光輔私論圖讖陰懷兩端遂皆被誅秋官尚書張楚金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皆當死臨刑太后使馳騎赦之當刑者皆喜躍呼元忠獨安坐自如既宣赦乃徐起拜竟無憂喜之色遂流嶺南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

實實

圖讖注見漢光武建武中元元年陝州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嶺南

道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

九月太后以僧懷義為新平道大總管討突厥

考異

討當

考證

討當

實實

新平道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幽

書法

黑齒常之書擊此書討何重辭也討罪大義也而以僧任之非其人矣重其辭所以病太后也直書其事不待

閏月太后殺同平章事魏玄同

魏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素惡玄同誣之曰玄同言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或教之告密冀得召見自陳玄同歎曰人殺鬼殺寺耳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眾彭州長史劉易從為徐敬真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為人仁孝忠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為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興寺又誣武衛大將軍黑齒常之謀

反徵下獄集覽者於幽冥之下求覓福果質實按一

常之益死集覽者於幽冥之下求覓福果質實按一

統志本周之彭國秦為蜀郡繁縣地漢晉因之劉宋置

初廢郡置濠州尋廢唐復置濠州貞觀初廢後又置彭

州天寶初改濠陽郡乾元初復為彭州又置威勝軍宋

仍為彭州治九隴元以九隴縣省入本

朝改州為縣省濠陽縣入焉仍屬成都府

冬十月太后殺鄭王璿等六人

質實鄭州名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鄭城

初太后問陳子昂當今為政之要子昂上疏以為宜緩
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
其論甚美至是又上疏曰太平之朝上下榮化不宜有
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
昧初謂皆實去月陛下特察李珍等無罪又免楚金等
死初有風雨變為景雲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枉於疎
網者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
聖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陛下何不悉召獄囚自結
其罪有實者顯示明刑濫者嚴懲獄集覽景雲晉天文
吏使天下咸服豈非至德克明哉

雲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
是謂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太平之應

太后以范履冰邢文偉同平音事。十一月太后享萬象

神宮始用周正

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
為臘月夏正月為一月

書法

書改正多矣書曰以其月為歲首或曰以其月
為某月恒辭也此其書曰用周正何誅心也周
士護始封國也改用建子而太后以周代唐
之意決矣綱目深探其情故特書曰用周正

太后自名嬰改詔曰制考異

太后當作武氏按凡例篡賊
日某此後當改太后二字作

鳳閣侍郎宗秦客改造十二字
以獻至是行之嬰即照字也

集覽

改造十二字照為
嬰天為丙地為壘

日為乙月為子星為乙君為虜臣為
患載為肅初為廩年為垂正為岳

除唐宗室屬籍

從司刑少卿
周吳之請也

七年周武氏天

考異

按王莽篡國分注新莽其年此當分
注周嬰天授元年後凡歲首並同

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以武承嗣為左相武攸寧為納

言邢文偉為內史王本立罷。太后流常方質于儋州

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方質有疾承嗣三思
徃問之方質據牀不為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
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
尋為周興所構流儋州俄賜死

二月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

貢士殿試自此始補闕薛謙光上疏曰選率之法宜得
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覓率奔競相
尚諛詐無慙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以驗
彎弧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

終文園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
劍起曰將者提鼓揮桴臨難決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
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察
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畧考居官之臧否行舉者之賞罰
而已胡氏曰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延於大廷訪以理
道其事重矣若貢士則既試于南宮而又試之殿廡是
以南宮為不足信邪故富文忠公請罷殿試其說甚當
然未能行焉無亦悅其名而未察其實歟况其事始於
借竊亂淫之武后
集覽 鷹孤 鷹幸也持弓開矢也終文
不可以不革也
拜為孝文園令終於此官而已提鼓揮桴禮太司馬師
帥執提鄭司農云提讀如攝提之提謂馬上鼓有曲木
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桴與
抱通國語范蠡曰左提鼓右援枹
書學擊劍客遊梁者子虛上林賦漢武帝讀而善之召
見屢獻賦拜為郎會唐蒙驚擾巴蜀遣相如諭之還拜
中郎將建節乘傳至蜀通邛笮還報帝大悅復奏大人
賦帝稱飄飄有凌雲意後以病免吳起衛人嘗學於魯
子好用兵為魯將破齊復為魏將擊秦魏武侯善之拜
為西河守大振聲名既而見疑適楚悼王聞其賢以為

相於是撫養士卒平越取陳却晉代秦諸侯畏之南宮
禮部也唐開元中謂尚書省為南省門下省為北省唐
舊說禮部即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富文
忠公富弼河南人宋仁宗時拜相卒謚曰文忠

書法

立曆曰此後世進士殿試之始按漢策問賢良
非試之也後世出題試士於殿廷始見于此遂

因之以
為定制

三月蘇良嗣卒

書法

於是大臣不書卒六年矣多
太后所殺也於是始書良嗣

○四月范履冰下獄死。秋七月太后流舒王元名於和

州以侯思止王弘義為侍御史

醴泉人侯思止素詭譎無賴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
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元名廢徙和州貞
亦族成思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辯身何
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從之衡水人王弘義素無

行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
使人搜捕蹂踐立盡又見問里耆老作邑齊遂告以謀
反殺仁謀反救弘義按之安仁不服弘義即加州都督
王安朝士人人自危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
御史中丞李嗣真上疏曰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
宥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臨時專決不復聞奏
倘有冤濫何由可知况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
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
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為社稷之禍太后不聽時法官
競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杜有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
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孫名弘敏
以字行初為蒲州司法不施鼓扑吏職事亦脩有犯徐司
杖者眾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脩有犯徐司
丞酷吏所誣構者皆為直之功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
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有憚之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
雖好殺知有正色詰之有憚之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
怒少御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果直不
禮曰曹元禮不離刑曹死法乃以所
離刑曹元禮不離刑曹死法乃以所
刑曹元禮不離刑曹死法乃以所

覽

王必三宥然後行刑記文王世子獄成有司讞于公

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

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

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注云君每言宥則答之

以至於三罪定不復答走往刑之為君之恩無已

劉陶傳妄假利器質實醴泉縣名按一統志本漢左馮

注利器謂威權也質實醴泉縣名按一統志本漢左馮

縣後魏改寧夏縣隋改醴泉縣因後周醴泉宮為名唐

初析置魏溫秀縣後省入醴泉宋割蜀醴州金元仍屬乾

州本朝因之改屬西安府恒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

熙元名山高祖子也和州注見漢冲帝永嘉元年

能觸邪神異經云獬豸神羊也性忠直見人鬪則觸不

直聞人論則咋不正一名任法獸張肇曰今御史法冠

曰獬豸後漢輿服志獬豸神羊楚王獲之以為冠秦滅

楚以其君冠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衡求縣名注見隋

恭帝皇泰二年勝州注見隋文帝開皇十九年李嗣真

刑州相仁人杜景儉武邑人李日知象陽人

功東海人杜景儉武邑人李日知象陽人

太后頒大雲經於天下

僧法明等撰大雲經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

唐為閻浮提主制頌天下尋教兩京諸州建寺藏之

集覽 閻浮提佛經云知部即此州名

書法 大雲經何偽書也隋靈感志不書頌此其書頌

后鼎銘書頌 譏欺人也

太后殺澤王上金許王素節

武承嗣告上金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在道聞遭喪

哭者曰病死何可得而更哭邪至皆殺之并誅其子及

支黨質實澤王上金澤州名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建

太后殺南安王顓等十二人及故太子賢二子

質實 南安縣名

建武八年長杜素節高宗子也

按一統志本漢會稽郡候官縣地吳置東安縣晉改曰晉安屬晉安郡梁為南安郡治隋廢郡改縣曰南安屬泉州唐初以縣置豐州後屬泉州宋元仍舊本朝因之屬泉州府

唐之宗室於是始盡其幼弱者亦流嶺南

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為皇嗣改姓武

氏考證當去皇字。謹按唐武后廢黜中宗以豫王旦為皇嗣改姓武氏凡例曰篡賊干統而不及傳世者

唐武氏之類綱目名武氏為篡賊得之凡例又曰凡非正統者去皇號周雖睿宗改姓而為篡賊之嗣豈得以皇號加之乎當以

豫王旦為嗣

待御史傅遊藝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許擢遊藝為給事中於是百官宗戚百姓四夷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太后可之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為周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為皇孫立武氏七廟追尊周文王為始祖文皇帝祖考皆為皇帝妣皆為皇后立武承嗣為

魏王三思為梁王士護兄孫攸暨等十二人皆為郡王以史務滋為納言宗秦客檢校內史傅遊藝為鸞臺侍

郎平章事並賜姓氏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為內史尋坐賊貶黜遊藝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

四時仕宦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武攸暨使人殺其妻而妻之公主多權畧太后以為類已常與密議天下事

胡氏曰君子有言臣居尊位非養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蓋廢興常理也陰

君尊位非常之變故也呂氏為而未成武氏遂革唐命然傳記以來三千年間絕一人耳亦不及終其身而復

後世或有欲為是者豈無其漸仁人

義士監於高宗必逆有以處之矣

以待資淺之人君子有言下文皆伊川易傳文也注見

睿宗景雲二質實魏州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年以六君五質實梁州名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太平

公主太平縣名本漢之河東郡臨汾縣地後魏始置太平縣以在太平故關城因名屬平陽郡隋初屬晉州尋移關東北屬絳州唐復移原治又移敬瑩宋金仍舊元屬絳州本朝改屬平陽府公主武后女也

書法

書稱皇帝廢某為其多矣此其不書廢書以何

發明

武氏之亂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然綱目亦因
其漸而書之以見不輕絕人之意蓋自高宗時
書初令皇后決事書百官四夷朝天后至廢立以後
書大殺唐宗室書除唐宗室屬籍書殺澤王許王南
安王等極矣然猶以太后書之未遽黜也至是改國
號周自稱皇帝以豫王為皇嗣改姓武氏於是始加
斥絕不稱太后止書武氏所謂誅以王法廢之為庶
人者也夫天下唐之天下武氏為唐妾婦遂乃革命
稱尊滅唐社稷綱目自見書周書武氏蓋絕之於唐
明其不得為李氏婦而中睿亦不得而母之爾嗚呼
女禍之慘未有若是之甚者綱目書之為後世戒可
謂深切著明也已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謹哉。丘濬
曰嗚呼此開闢以來未有之大變也太極動而生陽
靜而生陰天陽而地陰也日陽而月陰也男陽而女
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
君道象日后道象月此天道之常人倫之正自有天

地以來未之有改焉者武壘一旦以陰柔之資當陽

剛之位則地升而為天也月易而為日也女變而為

男也反陰陽之常變剛柔之質易內外之位程子所

謂非常之變不可言者此也嗚呼言且不可况見之

乎當是之時武壘以女而統男而一時公卿將相群

臣庶僚莫不以男而奉女孰其豢養之恩畏其誅戮

之慘忘其身之為男子也嗚呼人亦不幸而生於斯

時哉或曰此非但起於武氏也前此呂雉蓋嘗為之

矣雖然呂氏於是時猶依所名惠帝之子以臨朝稱

制漢之為漢固自若也武壘則革唐之命滅夫之族

校天子之衮冕稱天子之名號巍然居殿陛之間偃

然行人君之事以受人君之名號巍然居殿陛之間偃
身之為女也而天下臣民亦翕然視之以男焉嗚呼
此豈但人世之理悖哉亦天地之氣亂也若夫以睿
宗為皇嗣賜姓為武尤為悖逆夫倡優之子則從母
之姓睿宗於此不父其父而父其母禮所謂禽獸知
有其母而不知有其父者也雖然睿宗蓋亦不幸而
生為武壘之子也欬然則舊書睿宗皆作豫王且不
予武氏之立也史綱前此之書亦然而此又以為唐
帝且者蓋以見豫王前此固為唐之帝矣至是又為

也承母則姓母之姓也承父則姓父之姓以為唐之君後也承母而有此身承祖宗而有此姓睿宗一身前後分而異屬豈復有人理哉書之于冊以紀世道之大變

冬十月西突厥入居內地

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為東突厥所侵掠散亡畧盡繼往絕可汗斛瑟羅收其餘衆六七萬人入居內地太后以為竭忠事主可汗

周以徐有功為侍御史

考異

按名號例曰篡賊曰某據王莽改國號曰新綱目每書但

冠以莽字未嘗冠以新字此書周當易以盟字庶合朱子立例之意且無唐經亂周紀之失也後書周處倣此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為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尋復起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厨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狂陛下法相賀

管實

道州按一統志本春秋戰

國時楚之南境地秦屬長沙郡漢屬零陵郡吳分為荊陽郡梁改為永陽郡隋廢郡併入永州唐初置南營州治營道縣貞觀間始改道州屬江南西道天寶初改江華郡宋仍為道州元改為道州路本朝初改為府後改為州屬永州府

十一月周易服色改置杜稷宗廟

太后受尊號於萬象神宮旗幟尚赤改置杜稷於神都納武氏神主於太廟以唐太廟為享德廟改崇先廟為崇尊廟冬至祀明堂以武氏祖配上帝

八年

周武氏天

考異

提要分注作周武氏載初元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

○

二月周流其右丞周興於嶺南

考異

提要右丞作左丞

初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索大甕如興法起謂

卯辛

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與皇恐服罪法當死原之流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與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所殺各數千人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尋亦為太后所殺

夏四月朔日食。秋七月周徙關內戶數十萬實洛陽

實洛陽縣名注見。八月周殺其將軍張虔勗

考異按統系例曰凡正統事有相因者連書之注云篡賊事亦連書但每歲首及有異事一

加其名據王莽歲首書事及間有異事一書其名無異事者不冠以名則此年流周興事在歲首

當冠以墨字徙關內戶上有日食亦當冠以墨字餘自殺張虔勗以下事皆墨所為間無異

事舊書周字皆當削後並放此來俊臣鞫虔勗自訟於徐有功俊臣怒命衛士以

刀亂斫殺之梟首於市又鞫岐州刺史雲弘嗣不問一欵先斫其首乃

質實梟首注見漢靈帝建寧元年。周顯王八年。周改義豐王光順等姓武氏幽之宮中

質實義豐按一統志本漢中山國安國縣地名晉屬博陵郡北齊省隋置義豐縣屬博陵郡唐改為立節縣嗣聖初復曰義豐屬定州景福初於此置初州宋改為蒲陰縣景德初以州為蒲陰金天會中復為初州元以蒲陰縣附郭本朝省蒲陰入州仍改屬保定府

光順太子賢之子也與弟守禮守義及睿宗諸子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

九月周平章事傅遊藝自殺

遊藝夢登湛露殿所親告之下獄自殺

書法

武氏自嗣聖以來殺人多矣書太后殺十三太子賢裴炎程務挺劉禕之

陽公謹張光輔魏玄同鄭王璪。赫象賢汝南王煒。鄒南安王穎書周殺八張虔勗格輔元岑長清歐陽通

李安靜裴匪躬侯思止劉思禮書周武氏殺一豫王妃劉氏惟傳遊藝書自殺自殺何自取殺也遊藝首

倡改號為周之議遂取大位纒及暮年而以言夢下獄網目不書下獄書自殺若曰其所以死者自取之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一

耳云

周以武攸寧為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

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諧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諧者名太后深歎美之

周殺其同平章事格輔元右相岑長倩納言歐陽通

先是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岑長倩格輔元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由是大忤諸武意皆坐誅來俊臣教長倩子引歐陽通訊之不服詐為款并殺之太后詔慶之曰皇嗣我子柰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為嗣乎太后不從慶之屢求見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天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

周殺右將軍李安靜

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太子而為始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質實李昭德長安人乾祐之子

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右將軍李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安靜網之孫也質實李安靜觀

書法

也網目書周所殺必曰殺其某官其者何外之也安靜不肯署表勸進可謂義矣及下制獄俊臣詰之辭曰唐家老臣須殺即殺則安靜心乎唐者也網目不書其所以殊安靜於武氏之黨也

周遣使存撫諸道

九年

周武氏如意元年再改長壽

春正月帝在房州周武氏引見存

辰壬

撫使所舉人

考異

武氏二字
當作壘字

初太后遣使存撫四方全是引見其所舉人無問賢愚
悉加擢用高者試給舍次即御史遺補校書郎試官自
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推侍
御史盈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績之曰翹心存撫使
眯目聖神皇御史劾之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河恤
人言太后雖濫以祿位收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
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
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胡氏曰沈全交之言可謂
誹謗矣而武后付之一笑仍責舉官使之自反此明主
所為也宜其運動四海呼吸雷風一時英賢無不俛首
也

集覽

高者試給舍高第者試守鳳閣舍人給事中通
典注試者未為正命凡正官皆稱行守其階高

官卑者稱行階卑官高者稱守階官同者並無行守字
次即御史遺補校書郎擢推擢權俱反推傳追反齊魯謂四
拾遺補闕校書郎擢推擢權俱反推傳追反齊魯謂四
齒把為擢新書云把推盤脫之謗盤脫盤通作挽說文
小盂也脫者挽之形模睽目睽母
禮反物入目中也莊子燕糠眯目
正誤 擢推侍御史盈
脫校書郎今按

推當作推胡三省音吐雷反為是言授官之泛如用把
推聚之多盈脫言官不得人如模脫盈杯箇箇相似也
蘇軾詩盈脫本無
模對價藏終自集

周築神都外城

質實

神都注見秦莊
襄王元年三川

○周以郭霸為監察

御史

郭霸以諂諛拜監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
嘗其糞喜曰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

周貶狄仁傑魏元忠為縣令

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
裴宣禮左丞盧獻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謀反
先是俊臣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知古等下獄
俊臣以此誘之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
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教仁傑
引平章事楊執柔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為如此
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仁傑裂衾帛書
冤狀置綿衣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

通鑑卷四十一

唐中宗紀九年

七十二

德壽許之仁傑子得書持之稱變以聞太后以問俊臣
俊臣乃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初平章事樂思晦亦
為俊臣等所殺男未十歲沒入司農至是上變得召見
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
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
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
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考掠
矣太后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
詐於是出此七族皆貶縣令仁傑彭澤元忠涪陵流
本嗣真于嶺南俊臣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徐有功駁
之曰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將順虧損恩信殿中
侍御史霍獻可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裴
宣禮臣請殛命於前以頭觸殿階流血霑地以示為人
臣不私其親太后皆不聽萬年主簿徐堅上疏曰書有
五聽之道令著三覆之奏比來推按反者令使者得實
即行斬決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懷枉吞聲赤族豈
不痛哉又法官之任宜加揀擇有用法官平為百姓所
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疎而退
之堅齊聘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疎而退
之子也

集覽

羅告羅織下文七人之罪而告之書有
五聽之道禮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

夏五月禁天下屠殺採捕

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
聽注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觀其
氣息不直則喘觀其聽聆不直則惑觀其眸子視不直
則眊然令著三覆之奏覆者反覆推訊如是者三然後
奏裁此已著之為令矣太宗貞觀五年既斬張蘊古悔
之因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奏久之又曰自今宜三
日五覆奏諸州
死罪三覆奏
澤縣名注見晉元帝永昌元年涪陵縣名注見晉惠帝
大安二年萬年縣名注見漢高帝十年徐堅長城人

質實

潞州注見周赧王五十三
司農官名注見高祖武德七年

時江淮旱饑民不得採魚蝦餓死者甚衆拾遺張德生
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餒上表告之明日太
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
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
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
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
一餒今按史記餒與啖同
猶言一商謂一口之食也

集覽

一餒談杜覽反餅
正誤

書法

自革命以來每事必書周外之也此則曷為不書周禁殺未失也書周是善之矣

秋七月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

先是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猶有篡竊其父者况姪乎太后矍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是時酷吏恣橫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其姦太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者執政詰其異對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他石盡反邪襄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獻之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太后曰此心亦無惡命釋之胡氏曰以文而觀昭德為武后深計以安其位也以情而觀譎去承嗣所以剪其翼也此謀慮之善者也諸武雖並列朝廷而不預政事其氣燄亦少損矣

貌

質實

襄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集覽

矍然矍厥縛反左右

周流其御史嚴善思於驩州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即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構善思坐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之補闕朱敬則上疏曰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推姦息暴故開告端以禁異議然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雲泥耳籠頭柳研揆轂指膺籤成懸髮薰耳人非木石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而自誣耳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哀胡氏曰

凡說人以善而不深得其為惡之本情則情不可格而善無自入武氏猜阻辯詐豈易諫哉而李昭德朱敬則變其所難如反手之易得其情故也苟直曰承嗣不可相制獄不可用是以水沃石而已矣

集覽

密告

類師古曰告密者以天下秘密事上告也如今告許之年天地也蒙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解云屯乃物初生之時也物生之初蒙昧而釋弱三叔流言書金滕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蔡氏傳曰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群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挫周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群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四凶構難四凶共工驩兜三苗鯀構難猶言架禍也蔡氏書傳曰共工官名驩兜臣名三苗國名鯀崇伯名左傳四凶之名與此不同說者以窮奇為共工渾敦為驩兜饗饗為三苗檮杌為鯀不詳是否左傳

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堯不能去緇雲氏有不才子謂之鯀距注見漢宣帝本始三年之饗饗舜臣堯流四凶族鈞距注見漢宣帝本始三年促柱少和聲侯董等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卑殺織妙微聲繁縟當今之鴛鴦言向時妙策今不可用也莊子天運篇師金曰夫鴛鴦之未陳也盛以莖衍巾以文繡戶祝齋成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嬰之而已林希逸口義曰鴛鴦也結草為狗形以解厭也祭時所用已則棄之泥耳以物蒙囚耳籠頭作鐵籠以轂囚首枷研枷項械也研礪也揲轂揲先結反鐵籠也於籠頭之上加以鐵揲必至腦裂而死轂黑角反急速也鐵音尖指膺指與拉通落合反推也膺胸也唐書酷吏傳作拉膺公羊傳莊元年擗幹而殺之注擗與拉通幹脇也籤瓜籤千庶反銳也貫也瓜手足甲也薰耳耳字疑刊誤以上文有泥耳此必是薰目及檢唐書酷吏傳果作薰目然古有薰耳之說漢書呂皇后斷戚夫人手足去眼薰耳顏師古注薰許云反以藥薰其耳令其聾也除死**正誤**言如嗣聖五年琅邪王冲等舉兵人謂遲緩曰除

匡復之類四凶構難如嗣聖元年質實羅織注見景龍元年年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之類質實羅織注見隋煬

帝大業元年李斯楚人李於荀子尤善篆隸以六國無可建功者乃西入秦秦王政善之拜客卿尋為廷尉極

其苛刻相始皇滅六國焚書坑儒天下怨之及帝崩與趙高矯詔殺扶蘇立胡亥後為高所譖腰斬咸陽陸賈

楚人有口辯從漢高帝定天下使南越拜尉陀為王稱臣奉漢約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時稱說詩書著

書十二篇以好時地善因家馬叔孫通薛人仕秦為博士漢高祖時起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始用於長

樂宮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肅帝曰吾今日乃知為皇帝之貴拜通為太常卿賜金五百斤徙太子太傅刑名

注見漢景帝元年

九月周更以九月為社○冬十月周遣兵擊吐蕃取四鎮

初王孝傑從劉審禮擊吐蕃與審禮皆沒於吐蕃後竟得歸由是知吐蕃虛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

茲于闐踈勒碎葉四鎮救以孝傑及阿史那忠節將兵擊破吐蕃復取四鎮置安西都護於龜茲發兵戍之

質實 西州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

周武氏殺豫王妃劉氏

戶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及德妃竇氏為厭呪太后殺之瘞於宮中莫知所在

德妃父孝謹為潤州刺史有奴妾為妖異以恐妃母龐氏因請夜祠禱而發其事監察御史薛季昶按之以為

當斬其子希城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寃有功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

功嘆曰豈我獨死諸人未不死邪既食掩扉熟寢太后召有功謂曰卿此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

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集覽厭呪厭上聲禳也由是龐氏得戒死有功亦除名集覽又音益涉反鎮也

呪詛也失出失於出人之罪

書法 豫王妃何武氏之婦也革命以來所殺恒書周格輔元岑長倩歐陽通李安靜輩皆托罪而公殺之

故書周妃死宮中莫知所瘞獨斥武氏者罪不繫於

周來也其旨深矣

周制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

時政記自此始從姚璿之請也胡氏曰唐制宰相脩史固非善法然記注之官不廢則猶可考實今直使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則偽美而易惡假善而蓋非實事不必書書事不必實而不復可信矣况武后行事汚穢用廣姚璿為之隱掩故建是議耳然世未嘗無公道亦未嘗無能言之士一時之史雖不記天下人固記之矣不力為善而惟人是防將見

集覽

記注蕪書善惡之史不可勝防而終莫之禦也

也蟻莫結反

質實

姚璿京兆萬年人

書法

特筆也書曰送史館則史官所記一受成於宰相矣是得為信史乎書譏之也此書撰時政記

憲書撰日曆

癸巳

十年

周武氏長壽二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周以婁師德同平章

事

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與李昭德俱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為田舍夫誰當為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其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尤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夫唾不拭自乾

集覽

愀然愀七小反容色變也禮記曰愀然作色

質實

代州

注見秦王政三年鴈門

周殺其尚方監裴匪躬

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款自誣太常工人安金茂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皆出太后聞之令舉入宮使醫內五臟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親臨視之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七十七

此即命俊臣停推
肅宗由是得免

三月周殺其侍御史侯思止

時禁人間錦思止私畜之
李昭德接之杖殺於朝堂

周以萬國俊為侍御史

或告嶺南流人謀反太后遣司刑評事萬國俊就按之
國俊至廣州一朝殺三百餘人還奏因言諸道流人亦
疑有如此者太后喜擢國俊為侍御史更遣使詣諸道
按抄數千人既而頗知其濫制未死者皆釋之國俊等
亦相繼

賤死 **質實** 廣州注見秦始皇
三十三年南海

夏五月棗州河溢 **質實**

棗州注見宋明帝
太始三年樂陵
流二千餘家

秋九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
莽天鳳元年
周武氏自號金輪聖

神皇帝

作七寶金輪
置之殿庭

發明

綱目褒貶予奪立法甚嚴固非他史之比至於
亂臣之事亦不盡畧如王莽之紛紜制作武氏
之淫名越號皆書于用一以見
紀實之意一以著姦偽之迹也

突厥可汗骨篤祿死

子幼弟
默啜立

十一年

周武氏延
春正月帝在房州○周以婁師德為河

源等軍檢校營田大使○二月周以僧懷義為朔方道大

總管討默啜考異

討當 **考證** 討當 **質實** 朔方道注見漢
武帝元朔元年

懷義未行虜退而止長史李昭德
嘗與懷義議事失其旨懷義捷之

甲午

書法

書討何重辭也於是命領十八將軍以蘇李二相為之長史司馬事任重矣而以一僧總之果其人乎綱目重其辭所以病太后也

夏五月周武氏加越古之號

書法

凡加號不書所號恒也此其書何譏非名也前書金輪此書越古後書慈氏書天冊皆譏其非

也名

秋八月周以杜景儉同平章事

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為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胡氏曰卉木有小華於秋冬之交者非瑞也亦非異也景儉失之矣必以梨不應花而花為陰陽失時孰與婦人不應帝而帝之為天地易位乎幸能正言曷若盡言而淺言之姑以盜世俗之小名何足稱也

集覽

卉木卉許貴反草木之總名也詩出車篇卉木萋萋

周鑄天樞

武三思請鑄銅鐵為天樞刻太后功德立於端門之外銅鐵不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若柱高一百五尺鐵山為之趾周百七十尺每二丈無慮用銅鐵二百萬斤

集覽

天樞其制

九月朔日食○周貶來俊臣為同州參軍流王弘義於瓊

州實

同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瓊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珠崖

弘義詐稱追還至漢北侍御史胡元禮遇之按驗殺之

集覽

漢北漢水之北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周貶其內史李昭德為南賓尉

昭德恃太后委遇頗專權使氣人多疾之前魯王參軍丘情上疏攻之曰陛下委任昭德而昭德揚露專擅顯示於人婦美引愆義不如此權重一去

實

南賓按一縣名屬欽州本漢合浦郡地唐初因之後改為靈山縣

宋初廢遵化欽江內亭三縣入馬後徙欽州治此元徙

州治安遠縣以靈山屬焉
本朝因之改屬蕪州府

書法

自書南昌尉梅福是後未有書者至是復見終
綱目書尉十四多賤逐者也李昭德南賓吉項

安固魏元忠高要又務川孫子平都城王同慶顛王
昱高要韋陟桂嶺薛翬連山羊士諤臨化楊憑臨賀
丁柔立南陽唯南昌尉梅福以上
書書華陽尉張士喬以諫死書

冬十一月周武氏加慈氏之號。周明堂火

太后命懷義作天堂日役萬人費以億計府藏為空懷
義所度力士為僧者滿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姦謀固
請按之太后命流其黨懷義不問又命殺牛取血畫大
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為之張於天津橋南時
御醫沈南瑒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慍乃密燒天堂延
及明堂皆盡風裂血像為數百段太后諱之但云工徒
誤燒麻主所致時方醮宴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醮以
答天譴太后將從之姚璿曰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
不應自貶損乃止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又
鑄銅為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懷義內

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陰使人歐殺之以明堂火制求

直言劉承慶上疏請罷所營佛舍獲嘉主簿劉知幾表

陳四事曰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或一年再降使

無賴不仁之輩指期天澤至罪將斷決竊行貨賄求致

稽延咸冀釋免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徵幸一

也海內具僚每歲逢赦必賜階勳至於緋服衆於青衣

象板多於木笏二也取士太廣宜加沙汰三也牧伯遷

代太速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四也是時官爵

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為趨進而多陷

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

縣名注見隋恭

帝侗皇恭二年

小指中猶容十數人於明堂北構天堂以貯之胡三省

註紵直呂反縶屬今人謂之紵麻夾紵者以紵麻夾縫

為大象所謂
質實天津橋注見隋場帝大業十三年劉
麻主是也
簡文帝大
寶元年

乙未

十二年 周武氏天冊 春正月帝在房州。二月朔日食。

夏四月周天樞成

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武三思為文太后自書其傍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

書法 書鑄書成譏勞民也於是賦銅鐵不足取農器足之凡書作書成久辭也

秋七月吐蕃寇臨洮周遣兵討之

考異

討當

考證

討當

實

實 臨洮郡名注見高祖武德六年洮州

書法 吐蕃前再書擊兵端自我也於是入寇故以討書之

○九月周武氏自號天用金輪大聖皇帝○冬十月突厥

默啜遣使請降

書法 不書周何不以周故書請也

○十二月周武氏封嵩山禪少室

集覽

封嵩山中嶽嵩高山在潁川陽城縣

禹貢為外方蔡氏書傳曰地志潁川嵩高縣有嵩高山古文以為外方山在今西京登封縣括地志云嵩高山一名大室山在陽城西北二十三里封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禪少室括地志云潁川陽城縣嵩高之東為太室山西為少室山山有石室故名焉

禪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實** 嵩山按一統志在河南府中嶽也其山三尖峰東曰太室西曰少室嵩其總名謂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中嶽居四方之中而高故名嵩高

山詩曰嵩高維嶽是也上有中嶽廟漢武帝至中嶽獲駮燕見夏后啓母石翌日親登嵩高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乃令祠官加贈太室祠置奉邑名曰嵩高

唐武后改山為神嶽少室山名注同見上

書法 書譏也封泰山非也高宗乾封元年封嵩山益非也是年其後又有請封西嶽者矣玄宗天寶

九

○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

千牛衛將軍安平王武攸緒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求棄官隱於嵩山之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緒

通鑑綱目卷四十一 唐紀六十一 周武后 武攸緒 棄官隱嵩山

遂優游巖壑冬居茅椒夏居石室太后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胡氏曰武攸緒舍爵辭官安於巖壑而使后不之疑其智足嘉矣武氏量雖非宏而識闊達規其所為無偽飾者遂以取信由是論之當時奇才高識不能自晦而立於其朝者深可惜矣夫下惠伯夷雖俱稱百世之師然自附於展禽而失之則將有偷合苟容之行自附於伯夷而不至猶不失為守道繫身之人然下惠亦豈易為邪直道事人不以三公易其介夫豈苟於一官集覽茅椒茅山之椒也廣韻注而求容悅於其君乎椒山巔也楚辭菊流芳於山椒又漢書釋輿馬於山椒並注山頂曰椒椒通作噍自附於展禽附北附也展禽即柳下惠春秋魯公族展氏也名喜字禽柳下食邑謚曰惠仕僖公為士師三黜不去孟子曰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比下文所謂將有偷合苟容之行也自附於伯夷伯夷殷紂時孤竹君之長子父欲立幼子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逃國人立其中子於是夷齊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夷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武王已平殷亂夷齊耻之

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焉此下文所謂不失為守道繫身之人也不以三公易其介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正誤茅椒今按茅山在江東句容冬居茅山胡三省通鑑注茅椒編之為室性暖可以禦寒質實千牛衛注見隋煬帝名注見漢後主景耀三年

書法書隱何美之也諸武方為天派而攸緒獨能恬澹遠禍其高人數等矣故特具官書隱綱目書棄官二武攸緒劉總而

發明東漢鄧后臨朝鄧康免官就國綱目猶書而予之况棄官唐改者乎武攸緒於是高人一等矣宜乎書法之深予也

申丙

十三年

周武氏萬歲

春正月帝在房州○周遣婁師德等

通鑑綱目卷四十一 五季宗廟 三

擊吐蕃大敗○周新明堂成

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
規模率小於舊號曰通天宮

夏五月契丹寇營州周遣兵擊之大敗

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及其妻兄媯誠州刺史孫
萬榮反破營州獲俘數百囚之地牢聞大兵將至使守
牢霄給之曰吾輩家屬饑寒不能自存唯俟官軍至即
降耳既而契丹引出其俘餉以糠粥慰勞之曰吾養汝
則無食殺汝又不忍今縱汝去遂釋之俘至幽州具言
其狀諸軍聞之爭欲先入將軍曹仁師麻仁節等棄步
卒將騎兵輕進契丹設伏橫擊之飛索以縶仁節生獲
縶仁節生獲之將卒死填山谷鮮有脫者

集覽

使守牢

霄息入反即白霄蠻守地牢之人也契丹使此霄以下
文之語給誑繫牢之囚云飛索以縶韻會注縶音榻以

索霄物也霄肩縣反縶也

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縶索

質實

營州注見晉武帝太康二年契丹東胡種名注

見晉安帝義熙二年誠州按一統志本秦之黔中郡地
漢初屬武陵郡武帝時屬牂牁郡唐為溪峒誠州五代

時湖南馬希範有其地後周時楊正巖以十洞稱徽誠
二州宋太平興國中其酋長楊通蘊內附熙寧中收復
元豐中仍為誠州移治渠陽縣元祐初改渠陽軍尋復
為寨屬沅州後復置誠州崇寧初改為靖州隸荆湖北
路元陞為靖州路後降為州屬辰州路本朝初陞靖
州府尋復為州以附郭永平縣省入直隸湖廣道

注見高祖
武德四年

秋九月周免囚奴遣武攸亓將之以伐契丹

陳子昂為總管武攸亓府參謀上疏曰制免天下罪人
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契丹此乃捷急之計非天子之
兵况當今天子忠臣勇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
小孽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體邪

書法

武氏佳兵有之矣未嘗有爭契丹也於是入寇
營州再執唐帥則蒙不在我故以伐書而攸亓

竟不敢進非夫甚矣
故武懿宗復書擊

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

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

時欽明兄欽寂為討擊副使與契丹戰亦被擒虜將圍安東令欽寂說其屬城未下者欽寂謂城中曰狂賊天歿滅在朝夕公但勵兵謹守以全心節虜殺之其後默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集夜襲虜營而城中無論其意者集顏師古曰水中可居者曰洲此縣集未嘗淪沒故名靈州韻會注漢北地後魏武帝置靈州取靈武集縣名實涼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年武威安東鎮貞觀二集十年

書法

欽明周所命也何以不書周全欽明也凡執善辭也力屈而被執耳欽明執至靈州城下猶作隱語使襲虜營則亦志節之士也綱目不書周不以周之臣累欽明也

吐蕃遣使請和

吐蕃遣使請和親太后遣武衛將軍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

之地元振曰所請如此豈非有燕弁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為邊患則東侵甘涼豈歲親利於萬里之外耶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以為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為邊患必深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中國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吐蕃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侯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所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欽陵附歲久今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從之元振又言吐蕃百姓疲於徃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不欲歸欽陵若國家歲發和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斯亦疑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太后深然之元振集十姓突厥初西突厥分其國為十振名震以字行集十姓突厥初西突厥分其國為十廂通謂之十姓事在太宗貞觀十二年吐谷渾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侯斤突厥部酋長之稱也侯渠之反

質實

郭元振魏州貴鄉人安西四鎮注見高宗永淳元年燕奔注見德宗貞元十年耳涼二州名其注見

晉安帝隆安元年張掖涼注見前青海注見高宗儀鳳三年吐谷渾西羗種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西域國

名注見漢哀帝元壽二年

書法

不書周何不以周故書請也終綱目書請和四

四年未和二中宗嗣聖十九年玄宗開元九年

冬十月契丹陷冀州周以狄仁傑為魏州刺史

契丹李盡忠死孫萬榮代領其眾突厥默啜乘間襲沙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萬榮收合餘眾攻陷冀州又

攻瀛州河北震動百姓入城繕守備仁傑至悉遣還農百

契丹粹至悉驅百姓入城繕守備仁傑至悉遣還農百

姓大質實沙漠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冀州注見秦

河間魏州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周以姚元崇為夏官侍郎

質實

姚元崇陝州峽石人懿之子

時契丹入冠軍書填委夏官郎中姚元崇剖折如流皆有條理太后奇之擢為夏官侍郎

周以徐有功為殿中侍御史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恕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

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迹韜光僕

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

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

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人主

有疑於上酷吏恣虐於下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

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

集覽

宗城潘好禮古洛州有宗城縣據唐書

而巳哉

貝州即今恩州亦隸廣平路疑宗城即
貝州更當考之或作鹿城主簿潘好禮
帝興平元年廣宗張釋之南陽堵陽人以貴為騎郎十
年不得調後拜廷尉惟務持平語曰張釋之為廷尉天
下無冤民景帝時出為淮南王相
夏曰夏臺商曰姜里周曰囹圄爾雅云囹圄領也囹圄禦也
禁禦也

十一月周殺其箕州刺史劉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

明堂尉吉頊以箕州刺史劉思禮謀反告來俊臣使上
奏告之太后使河內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
朝士許免其死於是思禮引平章事李元素孫元亨等
凡二十六家皆海內名士咸族誅之親舊連坐流竄者
千餘人俊臣由是復用而頊亦以此得進懿宗數鞠獄
喜誣陷人時人以為周來之亞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
史樊基謀反誅之基子訟寃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
刺其腹秋官守即劉如璿見之竊嘆俊臣奏如璿黨惡

送下獄處以絞

集覽

尉吉頊尉官名也吉頊其姓

質實

刑制流瀛州
吉頊洛州河南人箕州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河內
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絞刑事物紀原云絞縊也
古者棄市周禮有磔于甸人之說秦曰磔漢文帝二年
改曰棄市取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之義隋謂之絞蓋與
于周代矣瀛州注見
玄宗開元二十五年

書法

書族誅多矣未有多於此
者書三十六家甚武氏也

周以張昌宗為散騎常侍張易之為司衛少卿

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為之入侍禁中皆得
幸於太后常傳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紀武承嗣三
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候其門庭爭執
鞭轡謂張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太元六年

質實

禁中注見
宋孝武帝

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

國史通鑑綱目卷四十一

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一終



